

漁

石

集

一





漁石集
(一)

唐龍集

漁石集序

漁石子集者。浙東子唐子之所著也。子唐子始以進士。令於郟城。以御史按治於雲南。靖宸濠之難於江西。以按察副使提學於陝西。以按察使明刑於山西。以僉都御史理漕於江淮。再登朝。自副都御史爲吏部左右侍郎。尋進兵部尙書。右都御史。盡督陝西之軍。與其饒。事最。子唐子之風。輝於天下。而其在陝西者。十之五焉。所至交其鉅人名彥。而甄淑其髦士雋才。子唐子之誼。闡於天下。而其在陝西者。亦十之五焉。文與詩凡四卷若干篇。目有黔南集。有江右集。有關中集。有晉陽集。有淮上集。其再至關中者。將別爲集。以竢。然哀其軼。而關中之集。軼四尙贏。子唐子之文。焜耀於天下。而其得諸陝西者。又不翅十之五焉。子唐子身爲天下之士。而其煽越於陝西者。尤焱。故能於陝西之士。相知之不惑。而相信之不疑。則時春於羣士之中。又獨得十之五焉。然則子唐子之文。非時春其孰宜請而序之。子唐子傳業於楓山章先生。先生以直道顯於成化宏治之間。時春聞諸唐子云。壁巖巒巒。玉縝水噴。松柏菁芽。霜菊凝華。衰然篤行君子也。子唐子蒲伏鍾叩。陽暴江滌。栽培蘆暢。岳歸其麓。江澎其濤。瀕乎出類拔萃者也。膏積華發。荻拆英葩。虎炳豹變。掣電蒸霞。盎乎其春。以靖民也。栗乎其烈。以糾逃也。淵乎其澤。以敬敷也。鑒微研幾。旌淑扑慝。以將明也。昭毅致果。震之弗懣。陰翕陽舒。以經武也。行先而言從。加乎人以潤其身。油然者與節合。而超然者與音俱。郁乎以文以詩也。匏大受而中虛。竹節勁而膚空。作之而已不與。施溥而心不凝。身爲

簪組羈而心與江海澄。此子唐子以東西南北之文。而系之以漁石者也。漁石子可謂煥然成章矣。王風降。聖澤湮。而文與道之義岐焉。世無碩師儒。罕能兼而仔之。或幸有其人。而世主亦莫能致其用。今子唐子能以文鳴道於休明之時。聖主能致子唐子於公卿之位。使後世君子誦其文而睇其道者。將曰聖主真能知人。如古之哲王也。夫子唐子真能稱所知。如古之賢王臣也。夫又將曰。楓山子真能以道授人。時春真能得所受。如古之碩師儒也。夫嗚呼。後學小子。其將以興也。夫子唐子名龍。字虞佐。自云夢漁子。又自云漁石子。學者亦云漁石子云。異日用世勳業。觀者請質太史氏。

嘉靖十一年歲次壬辰冬十月戊子門人平涼趙時春謹序

敘漁石集後

愚童時聞海內有大君子曰唐公。弱冠得公舉進士。文讀焉。既公來總督憲。德政文章。光潤士民。愚幸所依益頓多。今年舉進士至京師。復得觀所謂督府奏議。江西奏議者。唯詩文弗克得全。恆有憤思。十月入官秦中。以公嘗督學是地。時復以大司馬總制三邊。文教用振。武烈用揚。其風雅之作。藻思所流。秦人必多收襲者。求可得也。乃下車爰咨焉。西安守李子適刻是編。索而誦之。若觀于海。欣欣然如重寶之得云。守曰。盍敘諸。愚曰。古之稱不朽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三者有一焉。皆足謂之不朽。人鮮能兼之。卽公言以觀厥功。則宏茂足以徵。以觀厥德。則宥密足以顯。言顯於德。徵于功。是故其言之粹也。不朽之道三。公兼之矣。嘉靖十一年十二月望。賜進士及第陝西按察司提學僉事孔天允拜書。

漁石集序

文章之道。與運俱流。漢氏遐軌。淪久不作。入我天代。全風大氣。郁爲人文。洪武永樂間。明渾雄雅。迨至宏治。鴻化洋暢。延於嘉靖。則法模姬秦。彬彬乎文質備矣。故以文章名家者。接耀于天下。雖林曲草。牖窮棲之士。亦能高善鉛槧。而況公卿大夫。委蛇廟朝。意昌情達者乎。然而英華翹炳。升堂卽奧者。亦未嘗不闕希難。遴也。蓋性靈昭朗。仁義藹如。蹈清者言粹。業良者語芳。固斧藻之本也。否則餒澀瑕病。紛紛矣。或曰。率意吐造。卽可以文。乃廢博羅六籍。目左記爲衰淺。以騷選爲雕靡。眇就觚爲細習。藝苑衆妙。一切捐置。又何以鎔貫神理。錯綜變化。蘊浸組織之哉。且不需其成。不出於盈。強拾輳綴。猶提嬰而爲壯夫之武。鮮不躓矣。又聞之。江山令人發秀。故尼孟周環。馬遷登遊。觀觀廣遠。是以宣之科牒。富如元黃。無所不有矣。文章之道。必具是而可立以傳也。不其難哉。不其難哉。若我大中丞漁石唐公。少聞賢儒文懿。章公之學。卓然修躬。以進士起家。令郟城。召拜監察御史。累至大司馬。今方兼右都御史。總制三邊云。所至道隆政光。焦勞經濟。康蘇元元。以昭沛天子聖澤。稱爲股肱。是以中無歉心。浩然於詞。式玉式金。通會訓典。公之學底。祖于經。而弗遺羣家。自翰人所傳。靡不含討。尤獨專於西京。故機肯翩翩乎來矣。所傳記序雜著。若干首。逸健豪峻。多類子長。詩之形似賦。實若杜甫。而興格並張。九齡諸能哲。和樂新緝。無淒鬱之響。然皆章妥字安。躋究堂奧。若草木之滋足而敷鬯也。若日蒸而霞。嶽潤而雲也。言公之覽跡。居鄉則攀金華洞。

巖擊嚴灘錢塘。雲南則求金馬碧鷄滇池麗江。江西歷廬山鄱陽。陝西陟太華終南。問周漢故都。山西遵恆山五原南淮北燕。瞻二京宮闕。山川麗奇。邊鎮則沙塞之迢曠。長城之連紆。關堡之蕭楚。賀蘭大河之縈帶。皆獻矚歸眺。宏肆胸府。故摛琢騰騁。慷慨瑋落。屬采無方。旨度深逸者。皆九州爲之助益也。鯁生省會。陋伏巖穴。仰景公名素矣。今茲友人白禮部貞夫使輅歸自關中。致公惠言。俾效末伎。若公海內鉅望。文章宗門。雖不下教。猶宜鋪頌輝盛。況命之乎。此所以忘其賤鄙而揚著斯文也。

嘉靖甲午冬十一月吉日。五嶽山人吳郡黃省曾撰。

讀唐漁石集

昔唐韓愈工文矣。而略於詩。杜甫工詩矣。而缺於文。信斯才之難兼也。自宋以來。是道寡和。學者章句是守。而情文盡廢。益莫有全者矣。嘉靖辛卯。叔嗣請告期滿。徇祿京邑。得竊讀唐漁石集。然後知斯文之不墜在斯人也。公以道德文章。爛焉名世。豈淺末如叔嗣所敢飾說。輒因歸納。妄次數語。是歲閏月望日。後學大梁高叔嗣頓首識。

漁石集序

漁石集者。總制軍務兵部尙書漁石唐子虞佐之所撰也。唐子巡按雲南江西。提學陝西。掌憲山西。督漕淮上。及今凡若干年。其所爲詩若文。皆是乎類載之。陝西提學僉事鳳泉王子惟賢。因刻之以傳。謂予知唐子者。宜序諸其首。予讀是編。所載爾雅正大。春容涵渾。可與今昔名家頡頏。上下世儒。摹倣標斂。偶中臆得於萬一者。自難擬倫也。唐子嘗言文不如先秦。不可以云古。非誠哉知言者乎。今讀其所作。機軸本於左氏。而無隱僻艱深之習。議論肩於董賈。而有溫柔簡重之致。然其歌吟篇什。又言不下帶。道罔不存。固不待上法漢魏。中契盛唐。而後善也。唐子方將以功業左右昌時。上修方叔。召虎。韓范。富歐之績。其文章緒餘。又復若是。豈詩所謂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者邪。緝文之士。自當有以識之。士有體有用。若唐子者可也。

嘉靖十一年壬辰秋七月旣望。潞西山人康海德涵序。

唐漁石集目錄

卷之一

記

重建伏羲廟記

蒲城修學記

徽州修學記

耀州文正公書院記

杜子祠記

正學書院續記

張先生鸚鵡菴祠記

遺愛祠記

偶然記

塞峩精舍記

重修清軍御史臺記

文武成康廟記

韓城修學記

董子祠記

邠州文正公祠記

重修節孝祠記

大意亭記

祀德記

遺愛祠記

狀元題名記

平田記

按察司題名記

屯田分司記

軍器局記

漕運府總參題名記

兩厓記

逸老堂記

月湖記

渭川記

柏臺秋月記

微齋記

鶴洲記

記續編

重修察院記

增修浙江貢院記

卷之二

序

重建按察司分巡河西道記

固原兵備題名記

渭西兩別記

對紫亭記

冰藥軒記

頤貞軒記

東軒記

菊圃記

寶穡堂記

容堂記

同仁祠記

淇塘記

國語序

送徐子入覲序

二忠錄序

循吏私錄序

隴西汪氏族譜序

正學書院志序

馬政志序

督府奏議序

督府奏議序

呂梁洪志序

贈王公疊庵遷秩序

送王濟川任雲南參政序

送劉遠夫任四川參政序

送毛繼賢任四川參政序

送潘伯和任山東布政使序

小學集解序

送兩山入覲序

表忠錄序

鍾氏家譜序

吏部獻納稿序

送陽明先生還朝序

鹽政志序

贈司馬荆山先生提督三邊軍務序

恤刑疏草序

送徐用先督學河南序

贈李東渠巡撫寧夏序

送姚廉夫任天津兵備序

送孫夔卿任四川參政序

賀劉七峯陞陝西布政使序

送韓秀夫贊畫軍務序

贈張惟裕陞副使序

贈趙汝成苑卿序

送王壽夫任金華序

道德經正解序

西行紀序

何仲默集序

西行別稿序

西行小稿序

雪洲集序

盧師邵集序

瑞芝卷序

優詔榮歸錄序

蟠桃圖序

序續編

詹氏族譜序

歐陽文集序

送姪汝承之任序

守明續紀序

三邊四鎮圖序

王氏家藏集序

送周公約菴總漕巡撫江淮序

楓山實紀序

卷之三

雜著

月塢癡人問答

紀綱錄引

題兩疏後解

觀泗州續志

忠文公像贊跋

表忠傳

野江傳

吉慶傳

仁壽篇

清議篇

求文述

易經大旨說

南崗說

楓岡說

誓神詞

賽神詞

謝雨詞

令尹贈言

遊慈恩寺題碑

忠節公像跋

聽庵先生傳

惡人傳

棠陵像贊

執法篇

東明篇

翟節母述

子义字議

臺庵說

晴原說

禱雨詞

祈雪祝詞元日有大雪之應

過清浪祭 大父詞

楓山先生行狀

五泉韓子墓表

明封戶部主事呂君墓表

哭門人張之槩文

祭蘇鄂南大夫文

祭王淑人文二章俱代作

雜著續編

祭陸鶴山文

郭朴菴暨配吳安人合葬墓誌銘

方節母述

後半
缺

序齋說

紀綱書

五言古詩

五月桂花

斗湖書屋登山聽風對月講學懷友倦遊檢書宴坐八首次于中韻

再至白鹿洞次陽明公望五老峯韻

鉛山察院後圃多竹中結亭下有池涓涓然次國華道長韻

次陽明先生遊青原山韻山在吉州

送石崗進萬壽表

送王舜夫還朝

南浦

榮壽卷爲周宗化僉憲題

關關圖

贈陳省齋赴召

送崦嵫山人巡視茶馬報成

長淮行送張員外還金陵

歌風臺

送郭侍御歸朝

鷺沙

送華子謝病

贈張子錄刑

送筦湖年兄赴通政司參議任

送呂子從質

秋官盧子言別爲賦清河篇

送戶曹張子汝功還金陵

進士胡子進之剛直廉潔部內賢士今茲令蘭谿餞之淮之澌而贈以詩用致期望之意云

五言古詩續編

送門人秦子登同知鳳陽

送地官袁子伯昭督餉濟邊事竣報成

廷獻翟子拜山西參政作甘棠篇

壽舅母鄭安人八旬

贈秦生

胡不歸二首

送郭行人一首

贈汪白泉按察雲南

壽樊僉憲母

藹藹篇

贈侍御韓子鎮卿出判滁州

思椿

胡道長驚出按河東爲賦河水行

西王母蟠桃圖爲友人六松子賦

嘉靖甲午之夏傅子國鼎以行人出使關西過予轅門高誼奕然而別且年餘矣茲獲申良晤甚歡也傅子尋拜侍御史建旆而南作憶昔行

禮部郎梅臺曾子蔚然有慕古之風與予爲忘年友日者予出治邊梅臺送之詩義甚壯烈尋梅臺引疾還別且六年又胥會于京師朝夕過從懽甚而今梅臺參議浙江于其行也以詩復之致厚望云

壽介所翁七秩

應臺行爲傅侍御賦

細桃白鹿圖爲古潭道長賦

雙泉吟

送侍御史白坡何子領繩之吉州舟次蘭皋爲賦螺溪吟螺溪吉之溪也
晴川爲時若思賦
憶昔吟酬張秋官石川子

贈適庵大夫得謝歸山中次包蒙泉韻

林鳥吟爲葉節婦賦

冰槩吟

送吳子幾之雷州幕府

龍津子知信州引疾言旋艤舟蘭皋過山中論舊誼椎鷄炊黍浮觴而酌之爲賦如何吟四章
慶源堂爲松皋先生賦
世芳樓爲松皋先生賦

送文岡黃門奉母還鄉詩

送寤泉陸子令宣城

孝思篇爲董子千里題

七言古詩

棠陵寄至破屋歌爲和二首

開先寺次陽明韻二首

見素公會宸濠反持佛朗機遺陽明公以助軍威陽明公壯其忠義歌詠之爲和此

明妃篇并引

兩厓行贈朱侍御廷立次啞峒韻

去年九月秋往廣陵時戶曹楊子益夫來謁舟行急乃弗相值快快不已而今五月楊子督漕至仍會于廣陵舟中奇矣于其別也詩以贈之

卷之四

七言古詩續編

紅石峽歌

得勝坡歌

一丈紅歌

涼州行

元鶴歌

百歲歌

直氣歌

後屏歌爲盧諫議賦

五言律詩

桃源宮阻雨

長沙道中

察院中有草亭春山所構公暇小憩其間

登太華山

雪

石池

夢漁

除夜二首

聞鳥

聞禽言有感

鶯

雲南察院草亭漫興三首

黑龍潭

雨得鳴字

五月朔雨至望止病次見月四首始喜而終感焉

十六夜月鷄鳴雨

雨懷三首

會請桂洲先生于貢院

桂洲先生過臨次韻

遊登圓通寺次崆峒韻

郊行

卽事

別澹菴

別潔齋

遐思

鶴野爲郭秋官賦

次陽明先生遊玉笥山

吉州察院見菊花

冬至

病況

夢漁酬棠陵子

羅溪舟中

次黃太常蓮峯林居韻二首

冬日

介溪太史日擬北行弗果詩至約春初於南浦論別用韻勸之行

正德辛巳正月十二日偕白浦南雋飲于陽明公處卽暮張燈因作十二夜燈詩

雋溪爲南雋希會作

止弋陽行臺時鵝湖大學士先生來訪陪遊溪寺

螺川夜行

溪亭小憩

金城寺

韋曲

薦福春宴次彭衙韻

薦福春宴平田不赴投以詩次韻邀之

輞川春雨次彭衙韻二首

灞橋

終南山次灤江中丞韻

望仙遊院

咸陽渡渭

邠州

景隆池

再宴薦福

驪山

華清宮

新豐市

華山

謁郭汾陽祠

謁韓文公祠

鳳翔

岐山

岐陽道中懷康對山

汧陽

隴州

關山

寶鷄曉發宿東河橋

棧道雨中

將壇

鳳縣

漢江

褒城

子午谷

洵江關中皆陸路漢水通舟

哭泉

中部謁軒轅廟

梅柯山杜甫遊春處也距鄜州三十里

三川弔少陵故宅

白松樹

合水

邵莊驛

子午嶺

鞏昌

秦州二首

太昊廟

伏羌

赦書坪渡渭

西和

兩當

紙坊頭郵亭

張果老洞

臨洮

涇州

白水驛

龍渠韻春水次平田韻

竹山卷子題其端矣南岡翁復需一詩以填末楮未有以應仲冬己亥之夜雪色虛明照于几席清

興冷然音脫于口久之始悟曰固爲竹山作乎不知也少陵興到輒謂江山有助夫雪亦然

題欽湖園亭次太微山人韻三首

送幸庵先生歸田代作二首

送少華許子督學湖南

送李廷章進賀萬壽二首

送胡地官行

送永康周鳳鳴分金陵教事鳳鳴亦附舟

戊子端午舟泊泗州五更風雨大作

得兩厓書

臨洮道中

夜坐一首

望崆峒山

驛馬關驛

壽幸菴司馬

次彭衙書院小酌

送王子平甫令猗氏

送蔣石庵赴湖南

送潘生沐赴試南畿

送祝公望司訓漳州聽學

送羅司訓二首

送錄刑曹官文子報成詩

有懷兩厓

五言律詩續編

揀塘爲李御史迺翁題

竹溪外兄築室後田以老撫八景曰浩然丹井靈隱晨鐘卽事也黃尖晨曦蘭陰夕照辨時也邑城臥虹觀山覆釜比物也楊嶺樵歸平原牧唱與人游焉爲賦詩各一章

贈梅子尙志掌教蘭谿

贈姜子分教蘭谿

綵衣樓爲懋貞親家題

鎮原

甘泉道中

駐軍綏州

榆林秋甲子甫次東瀛司徒韻

良晤次東瀛韻

登紅石峽次東瀛韻

龍池

酬東瀛

魚池

西圃次東瀛韻

發榆演武場

榆陽橋

駐軍響水堡

波羅堡

懷遠堡

威武堡

清平堡

龍州城

鎮靖堡

喜農

渡把都河

定邊營

塞外揚兵三首

聞鵲時劉總戎提兵征敵

檄徵守備官陶希臬赴青沙峴剿賊

古浪

憶田園

送蔡子赴廣德州二首

友人民望拜官卽致仕歸詩以美之

送門人方子恩令閩中二首

參政曹子言別贈詩二章

送陳子道源任福安令

素庵爲郭翁賦

送章希周丞興化

寧塞營

舊安邊營

花馬池

秋懷

聞鴈

駐軍莊浪

牧羊臺

李白樓二首

送郭子分教翁源二首

送李子胡獻任分宜尉二首

看雪

送司空几山乃兄還蜀

送鄉友金子鳴陽之閩幕

送馮伯齊令來安

九日投詩邀主齋廉訪登高次韻二首

徐肅夫居雪谷中和藥修方書因以自號爲賦詩伍什月波爲劉學官素予乃翁賦

夏夜望月

秋夜望月

壽趙德輝二首

贈吳子擴

桃溪書屋爲開化徐子賦

豹隱三首爲陳醫士賦

和樸翁元日喜晴

春雨獨坐

雪釣爲明醫徐東山賦

題楊三新居

壽童後溪翁七十二首

壽黃六松七十二首

除夕

題趙廷綱廬隱閒詠二首

五言排律

送宋澹山方伯入覲

送畢蒙齋方伯入覲

龍渠大夫窟土爲室以遊憩焉名曰我舫山齋蒙叟詠之以詩次韻得一首

送成君質夫進萬壽表

送太常蘇乙峯還朝

慈愛堂爲太常蘇乙峯題

李參牧孟川迺翁爲襄陵令生孟川旣孟川分守河東主子于襄陵爲賦此

壽少師石淙先生五十韻

送僎運曹官高子遷廣平守

五言排律續編

贊治堂

贈司寇松皋先生

葵花

壽太史對山六句

金城關

後樂亭又名城南池亭

竹泉爲薛吏部乃翁七句賦

綠樹爲徐翁賦

壽封大夫怡齋三十韻

七言律詩

東坡寺一首次人韻

察院梅開

登圓通寺

立春

元日

上巳

送桂洲先生行二首次崆峒韻

桂洲先生投以詩次韻答之

開先寺次陽明公韻

除日次蓉川給事韻一首

送鄭少谷次梁岡韻

鎮西樓次遂翁韻二首

遊華山次遂翁韻二首

終南山次灤江韻

送劉進士豹林赴京

大司徒質庵八十四歲壽次大學士石翁韻

遂廬子汝珮令遂寧

送天涯王子還朝

送李希獻歸田

送李總制先生還朝

華清宮次仲默韻

桑澤山由屯田僉事提兵固原

遊近山園亭

遊薦福寺

送吉思邵道長

思邵道長得代者書喜賦詩次韻一首

游杜曲園亭次張太微韻

送成質夫任山東方伯

送刑曹廬子伯紀

客次逢春次竹澗韻

七言律詩續編

扈從喜晴和韻三首

文華殿賜藕次高吾司馬韻

春日駕臨西苑視穀諸公陪祀次亭溪學士韻二首

送劉子克寬分教武原

送涪厓中丞巡撫延綏

仗鉞三邊潯南中丞贈之詩次韻

預望城

三友軒

巡邊次晉溪司馬韻

崆峒

王母山

諜者云敵忽驚怖引營去二三百里次東瀛司徒韻

諸生較射于演武場時有雨

捷音

紅古城哨卒報賊兵徑奔紅寺兒出境不犯固原父老來謝賦詩慰之

紅古城

臺上種菊數本北地寒開遲聞安厓中丞至催以詩

甲申立春日出關提學治兵寓關中凡十年感而有作

園公贈菊兼黃紫

雨花臺和鉞弟韻

內閣盆荷初開次韻

和二老重陽游邵家園三首

喜雪答五華翁

贈雲川畫師

壽東峯何翁二首

上巳二首次樸翁韻

中秋賞月時新霽次司空几翁韻四首

五言絕句

感懷

漫興

過玉山

題蓮峯林居

說經臺

梁山

種竹

五言絕句續編

聞鷄

中秋月

七言絕句

登三峽橋次白浦韻

寒食二首

聞禽言有感二首

扇景

塞上曲八首爲邃翁先生賦

塞上曲八首爲荆山先生賦

七言絕句續編

扈從春祭和韻

喜豸弟至四首之三

送陳子任澂江幕府三首

送石阡府推官金孔安四首之三

壽趙南溪八十

壽趙子文隱桃花塢

趙恕齋六十

題屏山畫壽錫山華海翁

方朔嘗桃二首

九日待菊未開

賦東橋司寇息園次韻

蘭江八景

漁石集卷一

明唐 龍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記

重建伏羲廟記

大矣哉。伏羲氏之道乎。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天地之文。炳如也。郁如也。秩如也。惟人在中。經緯以成章。彌綸以參化。無亦彬彬然而有文歟。上古之世。大始初分。典彝未備。民物職職。俗居居吁吁。厥文猶隱焉。自帝太昊伏羲氏出。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萬物於一身。始作八卦。因而重之以爲六十四。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作書契而代結繩之政。以儷皮爲禮。而正婚姻之始。因龍馬負圖。而紀百官之名。斲桐爲琴。蠅絲爲絃。絙桑爲瑟。而樂音自是興焉。夫卦象設則神明通。書契作則文字著。婚姻正則人倫敘。百官紀則班位修。樂音陳則度數明。神設其教。皇建其極。物章其采。民濟其行。而人文於是乎著矣。故曰。帝。人文之始也。是以孔子贊易。敘聖人神化之功。特始乎帝。歸然爲神農黃帝堯舜之冠。及對康子問五帝。又推其德。佐成上帝。以合於天。凡以此也。今之秦州。卽古之成紀也。帝實生於斯。而遺廟莽莽。然而在其來遠矣。顧規制儉陋。風雨震凌。芻牧往來。而牛羊之迹交。大弗稱祀典。先是巡按御史馮時雍。許鳳翔。後先建議。畜聚材用。荒度基址。期撤而新之。未卽事而代矣。嘉靖紀元明年。巡茶御史陳講。聿舉厥工。登登而作。巡按御史盧問之。旣至。茂先祀典。申飭攸司。而分攝之。布程督之。令嚴省試之法。工是以用訖。

輪焉。免焉。提學副使唐龍曰。祀以德舉。治以化洽。是故豐后稷之祠者。咸曰重本。存太伯之廟者。亦稱辨治。而況繼天地開闢之功。啓帝王化成之理。而爲人文之始者哉。惟是廟貌翼新。而宣國之大節焉。揭虔妥靈有宇也。修祀秩禮有典也。昭庸厚化有章也。諸君子於世宏矣。乃於是乎特書之。分守參政王教。分巡僉事姚文清。咸廣綜理之文。法亦得書。

文武成康廟記

美哉洋洋乎。文武成康之德。穆若太和。文若日星。然而豐其基乎。夫豐發源扶風。經流咸陽。而合於涓。鍾雍州之靈。萃天地之和。禹貢曰。豐水攸同是已。周自古公。去豳踰梁。止於岐下。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既文王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迨武王克商。而有天下。傳於成王。歸在宗周。康王成周郊。皆惟豐是都。龍小子嘗斂枉憑軾。升咸陽之邱。而眺焉。鎬京奠其極。畢郢維其居。靈臺峙其形。未嘗不嘆曰。王者之迹。在茲也哉。自昔咸陽西南十五里。有文王廟。密邇磻溪。或曰。後車以載尙父。正此地也。北一里有武王廟。三里有康王廟。西十里。則成王廟在焉。歲月徂征。陵谷變遷。材裂爲薪。址鞠爲場。斷碑闕碣。或存或沒。覲黍離之宮。遡東周之轍者。慨然有餘悲矣。正德之季。考成底蘊。來令咸陽。司徒氏咸寧。劉璣。侍御邑人王獻。以廟廢告。令曰。不穀之過也。邑有淫祠。旣峨且翼。乃議撤其像。並祀四君於其中。黜邪翼正。典刑昭焉。工經始。令乃行矣。嘉靖元年夏。李仁嗣爲令。司徒侍御又告曰。不敢後厥役。六年丁亥季春初吉。乃落之。爰徙碑碣之存者。植其傍。釋闕文。以俟君子。易曰。風行水上。渙。君子以享於上帝。立廟。夫

文武創業成康繼體肇興有周八百年之基業皇極之化人文之制與夫顯謨承烈禮制樂功儀刑王德匡冀世教防範人心至於今煌煌如也奕奕如也夫何豐鎬開基之地乃稼侵其枋棘蒙其墟厥典攸斲厥神不寧渙甚也已諸君子甄遺蒐逸聿宏厥緒神以宅栖世以德合位以班分禮以義起文以制備易之道先王之制也不其美歟龍小子崇典興行敦復古訓竊有志焉故於是乎特書之

蒲城修學記

蒲城古之赤縣也其學制儉而隘內無戟門而惟樞星門維之於外大成殿若左右廡密邇通衢行道之人得以薄而觀之明倫堂若東西齋闕殿之後閶闔之聲殺諸聽焉予小子臨之憮然曰赫赫之靈何以寧居弟子員亦惟地之雜事之龐而憂於不暇也縣令楊仲瓊曰此下吏之日所皇皇者也基實浮屠氏之宮障於後而翳之苟麾之退堂齋殿廡迭遷而居而益以戟門制斯稱矣應之曰善令乃列狀請諸巡撫御史大夫王珣曰良哉斯畫其亟從事於是陶瓦伐石擇材而鳩工麾浮屠氏之宮而壞其垣建明倫堂與東西齋而居之進殿於堂之基而廡翼之基因諸其齋材皆澤澤然而新也卽殿爲戟門綠堂之後爲講堂爲學官居舍其材乃仍諸其舊而增飾之工興於嘉靖三年二月初吉訖於五月之望噲乎其明而不闕也肅乎其嚴而不褻也宥乎其靜而不諱也旣考其成乃進諸生命之曰宮牆巖巖得其門者寡矣二子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則無不與乎夫居聖人之居而不學聖人之道不可居也學聖人之道而不善學焉亦不可居也文中子曰大矣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皆吾夫子之力也然

則聖人之道。其諸君君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之謂也。今之士事佚游。崇怠荒。狎智慧。而不學聖人之道者。豈曰無人乎。既學矣。而伸估舉之末。闡道德之實。其不善學者。又數數然也。不學者。不敏竊懼之。學而不善。猶吾憂也。二三子敬之哉。其大者明君臣。悖父子。序兄弟。經夫婦。日勤於德。而無所闕矣。而後博學以貫之。多訊以辨之。修文辭以發之。庶幾於聖人之道。善學也哉。雖然。先德而後藝者。士之術也。始士而終聖者。士之志也。術審然後志定。志定然後業專。是故學與不學。與學而善不善。無亦術之審不審。志之定不定。而然乎。二三子其惟明道以擇術。擇術以先志。而後可與言學矣。

韓城修學記

夫韓城學宮。歲月滋久。風雨洊震。頽乎弊矣。上則聖賢無以妥厥靈。下而學官不寧居。生徒不宿業。嘉靖癸未。邑令鄭鉞至。顧之憮然。時官帑既罄。物力復竭。而無所於謀。乃召邑士夫與夫耆老而告之曰。吾人上棟下宇。于于而居者。實惟夫子之力也。而今一畝之宮。數仞之牆。乃弊若斯。是用爲懼。願借諸君之力。而共圖之。毋曰不能。衆聞令若踴。赴義若趨。各退而割貲以輸于官。簡謹厚者掌之。易材之良。募工之能。踰數月。迄用告成。棟宇翬舉。丹雘日晶。官弗之病也。民弗之勞也。令之政善矣。予申命于諸生曰。興學宣教。有司之分也。崇志廣業。爾諸生之責也。今夫邑惟禹甸之。惟韓侯都之。厥山奕奕。厥川訐訐。厥道孔倬。地則美矣。爾諸生生乎中。而居焉游焉。峩冠長纓。寬衣博帶。人則士矣。予嘗三臨之。董重然四十人。其間聰明忠信之徒。固不可謂之無也。至于崇志廣業。孳孳於學者。夫豈皆然歟。天下之人。品有四。曰士曰農。

曰。工曰商已矣。日聚邑之人。農斯田焉。工斯藝焉。商斯貨焉。豈有士反不學者邪。固不可也。爾諸生敬之。哉。信道不惑。所以崇志也。力行不倦。所以廣業也。崇志則德日起。廣業則功日興。斯可以爲士矣。卽大者賢。至者聖。且油油然而及之。無難也。又何憚而不爲哉。宮牆新則觀望起。宗廟飾則恭敬生。吾見爾諸生。於是乎惕惕而思。肅肅而奮者。夫豈容已也哉。予日望之。予日望之。

徽州修學記

嘉靖紀元春王正月。龍受天子命視學于關西。夏四月。蒞徽州。其學圯矣。憮然興嗟。亟命所司撤而新之。時乏長吏。莫之能舉也。明年。御史鄭惟新監督茶稅。至州。發官帑銀三百有奇。申飭知州白松以經始焉。又明年。御史陳講嗣至。發米百斛有奇。用備餼廩。二君子之意宏矣。松杳杳然莫究厥圖。尋亦見斥。知州朱純代之。勤綜理之責。嚴省試之程。四年春二月。乃用迄于成。輪奐孔飾。規緒用新。宮牆巖巖。齋廡翼翼。二子心懌神怡。挾策鼓箏。洋洋而興焉。機至者易導也。德奮者易振也。龍于二子有厚望矣。二子遊聖人之宮。亦欲聞聖人之道乎。夫聖人之道。文質之謂也。文無體以質爲體。質無用以文爲用。無體不立。無用不行。二者備而聖人之道得矣。雖然。性以習成者也。化以俗著者也。氣以居移者也。是故遐壤僻邑。顯顯職。厥質儉矣。而或苦于陋。通都麗鎮。交濟濟。厥文靡矣。而或傷于侈。陋則廢禮。侈則離實。君子胥病焉。夫州西阻秦隴。東阨漢蜀。崗阜層複。林麓蔚蒼。是故樸略全而有質焉。且白水經流。通於巴江。接於湘湖。風氣旣宣。聲教亦暢。是故聞見著而有文焉。二子推曲以致全。因似以索真。卽近以企遠。于

是乎敦彝倫之本。厚性命之原。崇道德之實。必曰聖人之質也。章名物之數。修詩書之訓。陳禮樂之極。必曰聖人之文也。名實以相成。本末以相承。體用以相形。則於聖人之道庶幾乎聖人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二子無憚爲君子。斯可也。抑聞禮者。不忘其初者也。是故大圭不琢。大羹不和。雕篋之文。不如汗檜之制。朱紘之飾。不如士鼓之音。其所由來遠矣。然則與其文而濡如。孰若質而誠若乎。林放之問。尊如泰山。子成之說。近于君子。皆此意也。二子盍慎求之。

董子祠記

生聖人之時。能談聖人之道者。不可謂之難也。惟去聖人日遠。異端淫說。闕焉于世。至德要道。隱而弗彰。乃奮顏執簡。搜繹遺緒。闡明元奧。進而洋洋以告吾君。退則偲偲論難。淑諸門弟子。斯可以爲難矣。漢儒董仲舒。廣川人也。史言其孝景時爲博士。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三年不窺於園舍。武帝卽位。褒然以賢良對策焉。命爲江都相。事易王。中廢爲大中大夫。廉直不悅于公孫宏。宏反誦其才。使事膠西王。王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仲舒病免。徙家茂陵。修學著書。門下弟子皆通顯。至于命大夫爲郎。謁者掌故者殆百數。人後沒葬于興慶池之南。而今墓土隆而不陷。宿草萋萋然。夫仲尼之世。老聃猶倡虛無之宗。孟軻氏日談仁義。萬章告子乃化而不入。而況聖賢不作。涼涼子子。不得其宗者乎。故秦網旣密。鞅隹之流。鼓其唇吻。以亂黔首。儒士挾詩書及偶語者。則苛其禁。禁之不足。則焚之。焚之不足。則按而坑諸國中。聖賢之學亡其緒。先王之教竭其澤矣。漢興。遺習未殄。世典猶鬱。仲舒獨能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其論君德則先正

心論養士則廣太學論積誠則尊所聞而行所知述王道則任德教而黜刑罰言仁人則先道誼而遏功利譬則鄭音興起桑間並奏吾撫而止之清廟之瑟作于堂上一唱三嘆而有遺音焉是不可不謂至難者哉正德中中侍守茲土者銖求民貨華其私室既中侍叱去室固在也府學生請於執事君子曰仲舒承秦絕學之後講論六經統一學者卽伊呂聖人之耦無以加焉其自膠西而還家於斯葬於斯長子孫於斯神濯濯焉而靈也祠宇不設則何依焉中侍私室實浚民而爲之也乞改爲祠巡撫中丞大夫王珣巡按御史喻茂堅曰其如議乃命有司洒掃塗覆立像于中命之曰董子祠千百年之遺典興于一旦矣嘗讀賢良卒章曰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夫祠翼然而立則子弟有所矜式秩秩乎攸攸乎可以觀焉可以興焉其功有不可勝道者哉是故君子之意毋乃皇皇於仁義之教也與

耀州文正公書院記

耀州古役禱之地也漆沮二水合而從之緣山爲城城之北維則學宮在焉顧厥基弗廣館舍儉陋士執業者祁祁日繁至于僦屋以居弗能一其志而專其所業也距城二里聚阜爲陵土覆若釜上平若砥聯五臺之峯附鑑山之光乃屋于浮屠氏棟宇溢其制金碧侈其文浮于學宮不啻數倍矣知州趙時撫然嘆曰宜廣者從其隘而宜毀者從其靡乎正之厄而邪之昌也咎在予有司於是乎集弟子安紹輩議變置佛宇以廣弟子舍分守參政潘塤分巡僉事周鎬咸隄厥議知州遂列牘請於巡撫中丞灤江王珣珣曰黜邪翼正孰曰不可抑聞宋文正公仲淹初知邠州慶州後改戶部員外郎知耀州史稱公政務忠厚

所至有恩。固不誣也。先是邪人慶人嘗尸而祝之。而今沒五百餘年於斯。耀之祠闕乎哉。吾懼民無所系其思矣。亟遷土佛而踣之。糞其宇。卽中以爲公祠。外因齋廡以居弟子員。毋怠吾將巡功焉。知州奉命惟謹。乃盡撤諸法像。聚僧衆于庭。訪其俗而還之。改殿爲堂。得五楹。設公之像于中。歲祀之。旁仍其材。掖之以廡。東曰經義。西曰治事。皆得九楹。分弟子員居之。南建門。得三楹。命曰文正書院。過之者肅肅如也。北循崖穴土室。塗塞其罅。啓其扇戶。共得七楹。旁五楹分秩經義。俾日會焉。擇年長者長其約。會畢。乃至中二楹。更相問難。如讐如訟。卽弗禁也。經始于嘉靖二年二月二十日。迄于三月十五日。則落之。聚材買工。皆知州爲之。民弗知也。亦弗病也。龍聞而作曰。大哉聖人之道乎。猶夫海然也。君子于道。水之於海。學之而已矣。今夫水浮之爲川。坎之爲瀆。匯之爲江河。瞠若乎海而莫之及也。然學之不已。未有不至於海者也。是故愚嗜執其一德。狂狷僭於中道。仰視吾聖人。望洋乎其思也。苟矯其偏而割其過。卒亦必至而已矣。美哉公也。雖於聖人猶有間焉。其始講誦通乎六經。論說本於仁義。及其至也。恆先天下而憂。無負聖賢之學。又豈雷川瀆而已哉。蓋盆乎其源。濤乎其瀾。而浸淫於江河矣。由是循其津涯。邇而上之。雖聖人之道。可以幾而及也。二三子慎之哉。炙公之像。則思對越其神明焉。誦公之詩書。則思論其世焉。靜以定志。敬以居業。篤于信道。學以辯之。力行而蹈之。庶乎無不至也。若以小慧間大義。羣居嬉嬉焉。卽聖人終歲與居。則何益哉。浮屠氏將指而笑若曰。若殆儒其名而墨其行者乎。吾懼公神蹙然有憂色矣。是非所望于二三子者。二三子曰。吾儕固不敢也。

邠州文正公祠記

宋慶歷間。夏人南侵。疆場日聳。民用弗狎于野。時文正公仲淹知邠州。揚武布德。夷夏嚮服。夏人至以龍圖老子稱之。而不以名。是豈唯翼蔽一州而已。卽中原之地。恃公之有甲兵焉。夫公實內存先憂。後樂之心。而貧賤富貴毀譽欣戚。又忘于外。況諸勝敗之形。無不慎焉。故居則爲社稷之衛。出則爲邊陲之鎮。亦其所也。先是邠人思公不忘。建祠以修厥祀。而猶儉陋。嘉靖壬午春。參政潘子填行郡而省之。曰。是惡足以寧神居乎。會州女崇繼作。木妖憑之。而爲言。鄉人謀聚材爲廟。以訛民俗。潘子悉杖之。女勒而配諸良材籍。而歸於官。妖是以息。州又有東嶽行祠。厥宇頗侈。而非祀典之正。潘子亦毀之。將併其材以廣公祠。乃請于巡撫御史大夫王翊。曰。文正公嘗歷知邠。慶耀三州。咸茂建功德。慶之祠美矣。邠乃弗稱。而耀復闕。是以君子有遺憾焉。並圖之而後可也。潘子皇皇焉。先下令于耀。俾改諸佛宮而爲之。至是邠祠亦落於成。噲焉改觀。龍曰。天下之治在乎風之而已矣。古之言治者。孰有大于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孔子而下。宜莫如孟子。猶夫孔子之言也。而何取于風若是乎。蓋風有聲而無形。形有至有不至。聲則無不至。惟無不至。而後謂之至也。是故土囊決而氣噓焉。天機至而籟鳴焉。其感於物。鬱則解。蟄則蘇。慘則融。漓則阜。醒則析。煩則滌。晦則章。仆則興。疆則靡。風之用大矣哉。風以動之。天之所以齊物。樹之風聲。君子所以興治。其極一而已。今夫謳者所處。則人皆謳。歌者所處。則人皆歌。所感故也。況國之風聲。典常以率之。禮義以導之。文物以宣之。名器以昭之。其誰不聞而興起乎。是故式商容之間者。周俗丕變。封王蠋之墓者。燕

士用命不可誣也。夫何彰善之響既息。振德之韻又微。斯日下矣。是舉也。黜邪而翼正。尊賢而訓俗。美哉洋洋乎。其風也哉。庶幾士迪其行乎。官箴其闕乎。民不惑於非乎。而蔑微不至矣。夫邠周之遺風。實在抑不敏。尤有責焉。則上以風化。下以風從。油油然續二南之風者。其能不跂以望邪。故於是乎特書之。

杜子祠記

杜子名甫。字子美。襄陽人也。才振風雅。環奇負大節。傲睨公卿。擇地而蹈之。元宗開元二十五年。隨京兆薦貢。而考功下之。困於長安之間。杜陵韋曲。川原寥廓。花木佳麗。地之勝也。爰卜而居之。栖栖涼涼。垂二十餘載。天寶十三年。祿山稱亂。乃徙於三川。於秦州。於劍南。於成都。既卒。還葬長安。而今室莽莽然垣墉而墟矣。墓纍纍然木拱而薪矣。京兆弟子員弔孤遠之躅。興仰止之心。乃列牘請於巡撫中丞大夫王。行部侍御史郭登庸。吉棠。王鼎。段汝礪。願卽其里祠而祀之。諸君子是其議也。檄諸西安守趙伸。度址相材。經畫規緒。官畀百金。以考厥工。是用續于成。或曰。子美詩人焉爾。提學副使唐龍曰。子美豈特詩人已哉。夫子美亂不忘君。貧不苟祿。困不降志。蓋有三難焉。是故天寶之亂。逆刃犯闕。天子蒙塵。子美揮涕行在崎嶇。以從。閔至尊社稷之憂。激諸將討賊之義。諷大臣安危之計。直欲挽天河以洗漁陽之兵。以還靈武之駕。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實以之也。且貧無以振拔。衣不蓋體。寄食於人。甚者採拾以自給。則就升斗之祿。而衍衍卒歲。亦可也。然擢河西尉不拜。移華州司功參軍。輒棄去。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赴。餓死溝壑。固其志乎。末年趨蜀。會嚴武節度劍南。特往依焉。武是時權傾天下。使少自貶抑。則富貴可立至矣。乃

壁立之操。抗岸幘之容。踞牀瞪視。蹈刃不懼。豈非於大人則藐之哉。夫曰不忘君。不苟祿。不降志。猶不足謂之難也。惟不忘君子亂焉。不苟祿于貧焉。不降志于困焉。斯其難之至矣。則祠之也固宜。況子美之詩。黜華挺實。削浮崇雅。暢敘彝倫。匡翼世教。風騷而下。無不願執鞭焉。濯濯之靈。又何慚色於俎豆也。祀德者禮興。甄烈者訓廣。諸君子於斯宏矣。刑部主事張治道。竊慕子美之道。而詩日浸淫焉。勒於祠猶不在後。法並得書。

重修節孝祠記

嗚呼。士之在三代者。踔乎不可尙已。考德於三代之下。未嘗不於節孝先生。欣欣然而願執鞭焉。夫天下之真。以偽離也。天下之質。以文敝也。是故反真者刻其偽。貴質者黜其文。而於先生乎見之。先生道必事親。介必安貧。學必先志。事必反始。行必守約。教必成德。文必崇雅。任必居卑。三歲而嬰兒。六七十歲而老人。七十六歲正而斃。其致一而已。譬猶大圭不琢。其文密以理也。大羹不和。其味淡以元也。得孔氏之門而入之。其曾子閔子之儔亞歟。山陽先生生長之鄉也。室廬墳墓。猶莽然在後之人緣。而爲祠。歲時醑之。庶幾想像其儀刑。而恭敬之心生也。而乃木折瓦崩。周垣廢缺。棘蒙其區。潦集其堂。狐穴其枋。雀穿其墉。行道之人。無不嗟也。弟子牘以告。予握衣而弔之。憮然曰。古之君子。旌別淑慝。表宅里。殊井疆。而敦勸焉。先生行古之道也。乃宇榛榛然。塚離離然。其何以爲訓。孰非官司之責乎。遂檄郡守葛子木。經理其材。而董役則於邑令姜潤身屬之。且戒之曰。先生平時居僅蔽風雨。故工無風雨震搖。斯可也已。至若廣棧題。

窮丹堊。荒度土功。非所以承先生之德也。勿爲之。既落于成。物情于于然而暢悅矣。昔蔣轉運薦先生於朝曰。楚俗之厚。實積倡之。至于今。淮之士大夫亮節砥行。不詣公府。不囑官政。薄田弊廬。晏如也。被先生之德深矣。夫何民心日懈。靡靡而入於奢。是可懼也。於是乎樹先生之風聲以導之。助流教化。表正鄉閭。猶有賴焉。禮國奢示以儉。此之謂也。然則斯役之於民也大矣。法得特書。

正學書院續記

陝西古雍州也。自昔馮翼之賢。生於王國。冠帶之士。園諸橋門。名物肆陳。典彝豐郁。彬彬乎。藹藹乎。不可尙已。旣元孽竊運。雄據百二之形。戎寇穴於門庭。兵刃接於原野。詩書煨燼。賢獻逋逸。菁莪樸棫之化。蒿焉亡矣。肆我太祖高皇帝。收復豐鎬。奠麗疇函。阨運旣昌。遺文復煥。然而遐僻之壤。猶闕夫師資。奇瑰之士。或軼乎程軌。宏治初。石淙楊一清。以僉事督學政于斯。深惟會城。衣冠萃止。典刑式昭。乃議建置正學書院于中。教授生徒。工藝並程。規緒用緝。郡邑弟子員。心懌神怡。洋洋鼓箏。忠藎彙升。俊良咸奮。賁飾川岳。羽儀天朝。如雲之章。如風之翔。三十餘年。未之有改也。頃因謬妄有司。肆其曲說。遏茲令圖。儒士扼腕而興嗟。學官撤席而不講。嘉靖紀元。龍不敏。謬典學政。延訪故實。諸生趨而相告。故老舉以爲言。時御史大夫永平王翊。行部侍御史榮昌。喻茂堅。良鄉楊秦。咸廣勵儒術。茂宣功令。龍牘而請焉。得復舊。由是物情暢悅。文教蔚興。士橫經而執業者。炳焉有加也。學有興廢。道有申鬱。士有昌否。顧不由乎上之君子賢若否邪。士戕然而冠也。秩然而衣也。存乎學焉爾。抑學也。存乎正焉爾。匪學不足以爲士也。匪正不足以

爲學也。上之君子方以是倡之。二三子可自詭於斯道乎哉。其惟審夫取舍則正。博學強記則正。修明孝悌敦尙廉恥則正。執德行道力行不倦則正。夫遵下學之軌者。宏上達之用。執養正之要者。崇作聖之基。鑿井及泉。爲山終仞。士之爲道。若是乎其可也。乃若岐道術者。其志雜。棄禮法者。其度淫。離德性者。其行悖。易成矩者。其業遷。此二三子之恥。君子之所憂也。傳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蓋周敦詩書。秦師法術。正枉旣別。貴賤斯形。焉可誣也。二三子其爲周之士也夫。

大意亭記

南康之野有洞。距洞數里。曰五老峯峙焉。峯蓋洞之勝。郡之巨觀也。唯是唐李渤隱于洞。飼白鹿以嬉。今洞堙矣。五老峯故巖巖然。中峯卓立。旁四峯並峙而夾持之。厥色蒼蒼。厥氣沉歛。若鄉不貳之老。其位列不紊。若以齒然。宋淳熙中。子朱子知南康軍。嘗卽洞遺墟。糞除營葺。論道于中。暇日望五老峯登焉。陟降惟性。游息以時。峯於是乎重。正德庚辰夏。予小子行諸郡縣。首謁洞學。旣出。問所謂五老峯者。林莽鬱然。隱隱莫之辨。從者指曰。某處。客嘗建獨對亭以觀。盍從之。亟赴。僅巔而已。乃攀崖循隴。渡澗越壑。忽得平砥焉。五老躍如于前。予迎之曰。峯在是矣。旣而仰若可挹。蚊若可及。無幻形。無晦象。信所謂洞之勝。郡之巨觀也。而今而後。庶其見大意哉。豈天遺之以待吾人。而予小子願幸有遭乎。是誠宜亭。或曰。無石。從者曰。崖可伐。或曰。無榘。曰。麓可採。或曰。工不足。曰。洞稼可易。然則無糜於官。而民勿病哉。夫太虛無用以道爲用。道無體以物爲體。故太虛道之根乎。不亦隱哉。物道之器乎。不亦顯哉。卽隱顯之間。洋洋然物而非。

物可見而不可執者。夫所謂大意也。今夫山。堅者石也。潤者土也。而其宣陰陽。布四時。生百物。則大意存焉耳。豈惟峯哉。凡川斯逝。鳶斯戾。魚斯躍。月日斯照。稊粃瓦礫。亦莫不然。夫何士洸洋自恣。百姓喏喏。吁晦也久矣。君子由學而之敬。由敬而之誠。由誠而之明。敬以主之。明以照之。誠以要之。夫然後道之大意。觸之於物。得之於目。契之於心。又奚惑焉。苟不敬不明不誠。則太山在前。猶瞶瞶耳。而道乎哉。此實洞之遺教也。然則斯亭。匪直爲山川之迹。雲物之景。耳目之玩。可知也已。

張先生鷄菴祠記

張先生統。字昭季。號鷄庵。富平人也。平生積學砥行。軌于大義。著爲文章。錯綜經典。揚權故實。勒成一家之言。洪武初。舉明經。教授京兆。歷陞雲南布政司布政使。時皇師甫戢。聲教未融。制度闕亡。典章沉鬱。先生至。闢庠序。度土田。制兵賦。修城堡。建擅壘。定法令。陳儀軌。布條格。法若畫一。民若安堵。治行推爲天下第一。璽書褒美。特進吏部尙書。并命禮官傳布。以風天下。迨靖難之師。次于金陵。先生酌飲不入口。自經于吏部之寢堂。夫人暨其子。收其屍殮之。載而葬於鄉里。後長子悟。以懷才舉。得從搢紳遊。昔武王陳師牧野。夷齊叩馬而諫。左右欲兵之。武王乃義而釋之。餓於首陽。鯁鯁以死。夫自有夷齊。然後人臣之節顯。是故包胥哭於秦庭。王蠋經於畫邑。忠臣節士。颯颯乎而起焉。自有武王。然後人君之度彰。是故齊桓釋射鉤之憤。晉文忘斬祛之讐。卽五霸亦無修怨之事矣。先生信以持義。義以成信。是故生則守官。危則授命。死不離次。非今之夷齊乎。文皇帝包荒含垢。以體天道。俾得反葬其骨。曲全其家。顯榮其子。非今之武

祀焉。殆謂其有德也。謂其民懷也。謂其神聰明正直而一也。茲所謂禮也。夫滇隸華百餘祀於斯。黔定之動。文節之忠。莫可尙已。然而衣冠結轍於道。民心依懷。將不但二公歟。夫何邈者格於聞。邇者逼於視。猶稱缺焉。實以俟夫君子。雖然。濫乃僭。僭不謂之禮。民勿依焉。慎之哉。

遺愛祠記

毀譽私也。是非公也。君子辨治。恆失於毀譽。而得於是非何也。夫吏之儼然在位也。衆言異同。治之臧否。不可辨也。及其去也。至於數十年而論定焉。而後可辨也。蓋在位則政出焉。政有張弛。有好惡。故民有喜怒。喜者譽之。惟懼不溢。怒者毀之。惟懼不甚。又焉憑也。既去之後。喜怒之情。與物俱化。如水之釋於水也。由是乎稱其治者則幾矣。故在位非無是非也。毀譽恆參半焉。去若歿則犁然天下之公是已矣。論人以毀譽者。十失十焉。要于天下之公是。百不失一焉。不易之理也。西安府領州六。縣三十。封畛二千里。邇來膏沃日縮。王祿邊食。歲加贏焉。且民健于私鬪。訟牒蝟集。自昔稱難治之地也。天順七年。蜀人余公子俊知府事。首闢庠序。獎孝義。甄貞烈。力于教化。其效並臻。乃科戶以征庸。準田以則賦。辨方以修塗。列肆以平市。本末洪纖。秩如也。城中井鹹鹵。飲者弗甘。則奠交漓二流。渠而導之。穴而注之。民利於汲。而今賴焉。雖百世猶不竭也。又於涇陽。鑿山引源。灌田數百頃。卽水利罔不用興。成化八年。魯人秦公紘繼知府事。恤民施厥愛。御史訖厥威。勤於事神。祀惟其時。時守臣以會府官司。勞實倍焉。乃檄令馬丁佐其薪米。公獨弗受。衆竊議之。曰。若矯也。尋有下僚被馬丁訐其跡。御史臺竟以賄論之。衆始服公識。會考績。推公天

下治行第一。夫二公去郡五十餘年于斯。歿且久矣。郡賢士大夫長老童子以逮於眡隸。詹詹然稱之不輟於口。油汕然思之若弗能忘。泫然若欲垂泣涕。誠所謂天下之公是而不易者哉。先是城東有祠。祀者非人。按察使陳九疇至。乃繫其像。毀之于衢。衆共言二公法施于民。有遺愛。法得祀。乃卽其祠並祀之。昔王質知蔡州。俗祠吳元濟。質曰。若虜而廟食邪。狄梁公李太尉加德蔡人。胡不爲祠。乃命踣元濟像。更祀梁公太尉。陳君非卽質之意邪。巡撫都御史王珣。巡按御史喻茂堅。清戎御史楊秦。咸直斯舉也。語諸龍曰。盍特書之。乃不敢以不敏謝。二公又相繼爲都御史。總制陝西軍務。皆克修隄防。攘虜寇。邊之民德之。猶夫西安也。其地業已建祠。且勒之石昭昭矣。法不再書。

遺愛祠記

景泰初。漕政弗葺。乃度江淮之鎮。建都御史行臺。以總攝其綱。而首畀諸河州王公竝。尋兼領撫事。凡茲江北列郡諸州。咸撫有焉。嘉靖戊子春二月。予小子竊辱是命。惟夙夜凜焉。而懼弗勝。旣至境上。揖諸子大夫曰。斲木者引繩則直。立政者同道則治。是故周公治東郊。克慎厥始。君陳克和厥中。畢公善成之。以休於前政。以建無窮之基。予小子悵悵然而無所從也。自有都臺百年于斯。執簡者孰賢。子大夫曰。皆賢。孰可法。曰。皆可法。河州王公其至哉。詢于父老。猶夫子大夫之言。子弟相率以告。與父老無以異也。夫公爲給事時。孚號同列。奮擊權臣。旣爲都御史。董帥三軍。鞭驅虜衆。是有社稷之功矣。而於是也。何有。乃博采州郡志。及讀公神道碑。益知公嚴毅堅直。政務酌于民心。廉境內豪右。而訖其法。尤嫉貪墨吏。曰。是

民賊也。踣而墊之。威令號號然。如雷霆之不可褻侮。徐淮歲大侵。百姓饑餓。山東河南二路流民。又猝至。公先發漕米一百六十餘萬石。近者計日舖以粥。遠者料量其斗斛而均布之。轉徙者路食之。長活凡三十萬一千人。病者給之醫藥。又活一千四百人。被鬻者贖還其家。一千二百四十四人。死者殮而葬之。三千三百餘人。夫周近遠。庇死生。療病而還鬻。公可謂無所不用其至矣。後公被誣。繫者至。易衣一襲。顧小舟以行。民如失慈母。攀號而送之。天順間。公再蒞。民又如得慈母。老人僂偻。丁壯踴躍。童子歌謠。而來見公。連屬三日不絕。法以防民。仁以養之。是故威行而愛立。予小子皇皇焉。思所休于公之政。而未之能。然亦不敢惰也。既弟子員上書曰。封南國之棠者。思召伯之政。泣岷山之碑者。追叔子之德。公實懷柔我土。其有以系民之思可也。先是西湖之溢。有浮屠氏宮。官司撤其土像。靡散其徒。若有待焉者。郡守葛子木。有志於公者也。乃增置規緒。繚以周垣。略公之木主于中。而以名請。夫公去淮八十餘年。而今日子大夫與父老與子弟。邈乎聲容之不相及也。乃油油然而思之。思之不足。又乞祠之。有遺愛哉。於是乎命之曰遺愛祠。

偶然記

龍不類。正德四年己巳二月。除郟城令。四月十九日。赴縣寓公館。時境內七八月不雨。民搖脛以相食。龍憂焉。二十日。約僚屬與父老與弟子員。縞衣徒跣。十步一拜。徧索神祇而禱之。初。日色蒼蒼。拜至於城北門。幾一里。雲淒然。風冷然。又二里。至風雷壇。雨則至矣。又三里。乃城隍廟在焉。雨若澍。中夜方止。二十一

日之任。越三日。循行原野。麥盡起。禾黍佈種。是初攝事耳。敢云有德政然乎。是年八月初吉。天東南若霧。若氛。噎日之光。驚愕不知其自。左右曰。此飛蝗也。乃焚香率羣吏伏於堂下。少頃若失去。旣偵之。蝗實起。自贛榆避郟之境。直囑沂州蘭陵里而止焉。尋御史儲公朝珍。偕守巡官行縣。稱之曰。蝗不入境。今見之矣。龍曰。烏乎敢。五年庚午夏。又不雨。民嗷嗷然。龍復約父老禱于城隍。辭母氏往宿廟。母氏曰。日赫焉如斯。安得雨。龍曰。惟盡吾心焉耳。遂往。其夜月色皎然。至四更。耆民張鑾大聲呼曰。東方雲起。龍急披衣危坐。鷄鳴。雷電交作。雨若懸河。四境霑足。稱豐歲焉。十年乙亥。得授侍御史。十一年丙子。行部雲南。十二年丁丑秋。大旱。祈禱無應。總兵沐公玉岡憮然曰。巡撫追理職田。無辜被繫。天旱在斯乎。敢以告。龍卽徧檄府縣。各閱其囚。會城乃親閱。副使杭東卿以分巡。參議劉惟新以分守。咸預焉。時七月十八日也。初閱昆明縣。釋三十人。雨。次閱雲南府。釋五十餘人。又雨。又次閱布按二司與六衛。釋者益衆。雨亦不息。城中欣欣然。守巡二公驚且異。沐公欲爲建感雨亭。謝之士夫諸生陳詩者。無慮數十人。亦謝之。嘉靖元年壬午。授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是年冬。無雪。十二月二十七日。巡撫王公汝溫。檄諸司禱於城隍。而以祝文屬焉。龍以雪惟元日爲上瑞。所爲祝文。直祈元日雪。同僚數之曰。元日無雪。奈何。越三日。除夜。星方煌煌。至五更。霰先集。旦大雪。次日方霽。王公與諸司曰。靈哉文也。豈其然。豈其然。七年戊子春。以都御史董漕政。兼撫江淮。七月之望。淫雨爲害。百川皆溢。民曰。雨不止。田不粒矣。乃下令集新舊城父老。禱於城隍。令初下。雨祁祁然。旣父老集。雷收其聲。雲斂其滄。日現中天。父老懽呼而謝之。蓋久澇至是晴焉耳。龍無預也。

十一月又旱無雪。憂在甦麥。預出檄戒府縣。以時禱。檄行於初八日午時。初九日晨。偕總兵容堂。參將東明子。理刑主事李子尙綱。胥出省河患。舟行數里。密雪瀟瀟。散漫交錯。呈祥弭害。若有相焉者。二三君子咸奇之。又不知龍實何能爲哉。昔劉昆爲江陵令。反風滅火。再守宏農。虎北渡河。光武勞之。昆曰。偶然耳。龍亦偶然也。夫都水郎呂子從質曰。先生愛民之心。眞憂民貌可掬。故旱與澇與蟲蝗與無雪。皆切切然爲民以禱。故天亦不憚其煩而應之。龍曰。有是哉。有是哉。

狀元題名記

器識本也。文藝末也。道德實也。聲名華也。是故君子宏器識之本。兼文藝之末。崇道德之實。昭聲名之華。本末以相因。華實以相成。夫然後可以謂之至矣。高陵呂子柝。字仲木。號涇野。人稱涇野先生。生而岐嶷。昂然不羣。旣長。述修古訓。式遵世典。閑於詩書禮樂。爲文務崇理致。略諸近體。光而不耀。質而不俚。典則炳如也。宏治辛酉歲舉於鄉。正德戊辰試進士。敷對大廷。洋洋數千言。奏名第一。授翰林院修撰。龍幸附末杓之光焉。時逆豎播張兇威。以搖毒於縉紳。尊官競爭事請謁。仲木鄉人也。則以禮自防。而履迹不交焉。瑾瞋目而視之。仲木不震不懼。矯冥鴻之翼。抗浮雲之志。退而耕于野。曰。泳聖涯。咀道腴。周旋子職。曰。吾將終身哉。四方學者。從之如雲。臺諫論薦無虛月。旣嘉靖紀元。辟用賢後。璽書至門。於是仲木起復館職。以附行可之義。侍經筵。以廣論思之益。尋以議大禮弗合。出判解州。不過家門。怡然就道。夫仲木立志惟崇。居業惟廣。器識昭矣。厭薄浮靡。敦尙典則。文藝修矣。希聖賢之軌。勵忠孝之節。道德亮矣。令名休

問如斗之揭。如川之流也。聲名茂矣。邑令鄧興仁尊尙其道。乃登其姓氏於石。而布諸學宮。用樹風聲。引表儀。以風夫二三子者。龍曰。遐哉舉也。二三子其不勃然而興起乎。雖然。仲木之道。在器識不在文藝。在道德不在聲名。卜氏之璞。不飾五采。蓋其質至貴。五采不足以飾之。仲木之道。猶夫是也。是故二三子先器識而後文藝。內道德而外聲名。緣本而未自實而華。則幾矣。苟本末倒施。擷華而廢實。毋乃取諸其外。以遺乎內。而於仲木之道。弗類矣乎。終不幾也。吁。二三子其善學焉。

墨義精舍記

三原馬子伯循。誦先王之法。希聖賢之軌。典刑所昭。風聲斯被。其諸弟子員。振衣承響。喁喁以從。其集如雲。其立如林。馬子敝廬不葺。環堵蕭然。而弟子多至。無所棲止。是故來遠而居弗寧也。教勤而習弗專也。僉事周子宗化。行縣而知之。憮然用惻。乃議構精舍。以尊其教。前令王成章曰。此實下吏之闕也。西有浮屠氏之宮。叢穢伏奸。大隳世典。誠易置之。豈惟正之用昌。卽邪亦于是乎黜矣。而況民俗罔不釐乎。宗化曰。善。乃亟命毀之。變地以爲基。徙材以爲宇。命之曰。墨義精舍。夫墨義。山之勝地。地之靈也。舍實當其勝。而會其靈。弟子鴈行以居。馬子儼然而臨之。發疑待問。率以躬行。訥于禮法。龍嘗再至焉。弟子進。顛蹶爾立。肅肅爾退。稽稽爾志。而確然。文而蔚然。美矣哉。馬子之爲教也。乃作而言曰。化以教善。德以學成。是故上古之世。家置一塾焉。黨置一庠焉。選民之秀者而升之。宣之以容節。訓之以德義。申之以戒令。齊之以讀法。上植其教。功令布矣。下修其學。明德成矣。夫然後鄉舉之。里選之。庶幾博聞孝弟聰慧賢仁之士。油然而

與彬彬乎其盛。而可勝用邪。迨夫王制湮而道化塞。博士闕而學徒散。家不建塾。黨不立庠。鄉不舉賢。里不選士。古今不同。而美惡之風異也。弊矣。竊聞覲箭者思樂。觀羊者思禮。昔宋郟伯有意井田之制。乃買田一方。經畫疆理。曰庶幾可興乎。今夫浮屠氏之宮。連甍接棟。盤絡中土。視諸學宮。實百倍之。苟悉爲易置。以廣賢林。以增化本。孰謂家塾黨庠之制。鄉舉里選之法。而不周復邪。夫精舍誠足以基之矣。而吾馬子則有郟伯之心者哉。

平田記

是維陝之東郭之鄙。終南在南。杜曲在西。華巖驪峯在前。灃潏斷流而瀦之。周原廣野。中平如砥。四旁有幅。吏部郎管子汝濟居廟堂而有田園之興。退焉築室而耕之。其自稱與夫人稱之皆曰平田。予侗乎不得其說。既適于野。見一人田於高崗。苗則槁乎爾。又見一人田於原野。則苗勃然興之。而不可禦也。乃召老農而問之曰。二人田惡乎而不同也。老農曰。是故地使之然也。高崗地隘而脉磽。地隘則險阻多石。脉磽則土膏不豐。故田之者其本不舒。其苗不達。其幹易枯。夫槁也則宜。原田畝平而廣。土潤而腴。平而廣。故化生無窮。潤而腴。故灌溉不竭。由是播之驛驛。麤之綿綿。穫之濟濟。夫其興也。又何怪焉。子忻然而笑。怡然而寤。曰。斯固管子之謂乎。夫人之一心。掬而方寸焉。則夫田也。天命之性。若投種然。則夫苗也。衆人之心。町畦旣形。藩籬又隔。榛茅塞之。兀然不得。其平也。是故傾欹頗側。其天機息而已矣。君子平其町畦。闢其藩籬。伐其榛茅。理義沃若。雨露潤焉。鷄鳴孳孳。人力至焉。是故培之則達。引之則伸。性之根。靈而固。

澤而不枯。善之苗苗而萌。油油而盛。田惟平則苗易長。心惟平則善易興。其極一而已矣。他日問於管子。管子對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子之謂也。予曰。旨哉味乎。抑聞閔子曰。學殖也。不學將落。蓋苗以殖而成。穡也。人以學而成德也。否則鹵莽之。滅裂之。落而已矣。是故苗而不秀。秀而不實。尼父所以興嗟。日服其縛。不解於時。罽公所以申戒。吾見管子曰。學而殖之。則崇治性之要。廣耕道之業。充飽德之休。猶田之穡而有秋也。其何落之憂焉。或曰。昔陳平爲社宰。分肉至平。曰。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也。而管子出而加於國家。亦如是田矣。夫心平政平。理固然也。陳平之平發於技。故宰天下出奇用譎。則猶在君子之後乎。管子之平繫于心。吾見加于國家者。持公正之衡。畫均一之準。不尙異。不作好惡。不立偏黨。猶曰不平。未之或有也。管子勉夫。

重修清軍御史臺記

國家定制諸路。彪列庶府。修秩班位。凡德刑政事。卒伍。咸分任之。又並建御史臺司。察其過而繩其違。蓋陽舒而陰慘。天之道也。仁經而義緯。治之則也。夫陝以西。古殺函之地。四塞之國也。清軍御史臺。乃較軍實而申儆之。外威四夷。內衛華夏。責不重乎哉。嘉靖元年夏五月。御史楊子秦扶命而西。會臺歲久寢圯。曰。吾方皇皇然憂吾職。而居非所懷也。於是抽逋丁。填逸伍。軍實用豐。旣乃恆雨興焉。臺益圯不可居。西安守趙子伸亟請曰。有令聞而弗美其室。雖或人以病夫獻子。而臺至不可居。則可以撤而新之。卜日興役。聿巡功焉。材因其良而易其腐。石用其堅而變其脆。垣緣其高而增其卑。塹仍其樸而飾其陋。其堂

噲噲宜憲令也。其室翼翼儼日盥也。巖巖其墉慎周防也。闢地爲圃因圃爲亭。柏挺其柯竹揚其標。亭曰直節振義概也。堂曰澄心勵德操也。門之左右綽楔錯而峙。輦飛壁立著表儀也。憲令布則法軌宏日盥臨則燕居戢周防峻則維範密義槩形則典刑昭德操亮則志慮獨表儀遠則風聲樹其嚴乎詩云君子攸寧蓋言考室以休息其身也。斯臺則惟敬之不暇攸寧乎哉。蓋奉一人之紀綱而布之天下其道固若斯也。竊聞古之君子有所敬則登而銘諸器而居者之於室日奉以周旋庶幾知道也乎。旣授簡于漁石子曰。盍其書之。夫詩載泮宮又詠闕宮無不詳也。臺實紀綱攸司役之善者也。而況以敬承之哉。則繹而載之以紀其美無亦古義乎。又何辭焉。

按察司題名記

陝西按察司先是植石而維之以亭。凡吏於茲者名氏爵里咸勒而登之。歲久且盈嗣至者迄無載焉。乃旁有石渾樸無文踞焉若有待。豈孰圖繼之而未成歟。嘉靖壬午按察使高君顯至爰命匠氏以終其緒。上下數十年名氏爵里如指諸掌。皖然有關於斯政也。亟語諸龍曰。石鼓有文盤孟有銘。所由來者久矣。子盍文之而以諷焉可也。竊惟立政之道紀綱而已矣。何也。蓋國之有紀綱猶墉之有楨榦也。楨榦不具則墉墜矣。紀綱不陳則國殆矣。我國家定制百辟庶府咸有攸司。夫紀綱之大者內總於御史臺外建按察司于諸道以分攝之而定國經貞彝度崇化本糾官邪詢人瘼訊獄牒胥于是乎出。故特茂其選樹其風迹列其表著異其章服受專道之命分直指之符。斯不亦重乎哉。秩專者責厚表正者化行。故治斯職

也。風之以節。肅之以威。蒞之以明。正直無私。忠信以要之。曰紀曰綱。秩秩如也。炳炳如也。則克慎有位。罔不用休。若裘挈其領。順者不可勝數矣。一或反是。則曠官僨事。罔不用否。譬則絲之在筥。而以手棼之也。夫取舍異。則臧否形。臧否形。則美惡定。故君子不可不慎也。撫峴山之碑者。思叔子之德。讀燕然之銘者。醜車騎之行。惟石弗朽。惟名托焉。美則傳。惡亦不泯。未之有改也。貞哉斯石。有位者之監。固凜然而在此。豈直爲名氏爵里已乎。

屯田分司記

趨廟而觀器。歷國而見籥。是以憮然有遐思焉。余讀書每嘆前代明法遐軌。咸肇自關輔。以王迹所起。故也。既世氏上下。制度改易。遐哉邈乎。不可復矣。惟夫屯田之制。揣變追合。不廢諸古。而張掖浩疊方略。猶幸什一之存哉。緣陝以三面而抗戎狄。阻一面而守之。府衛蕃布。而什伍之士數十萬。不能一日不食也。雖曰擁膏沃之野。挾上上之田。邊儲若邱。王祿若流。百姓緣南畝。屹屹終歲。亦無幾獲。輸於官者倍之。而官之經費又倍之。蓋帑藏竭於飛輓。倉庫耗於供億。軍非屯田。果能滿贏而食乎。是故不得不存也。古之屯者。荒度曠土。分畝羅堦。盡驅諸士卒。且耕且戍。屬有疆場之費。則荷戈而前矣。今之屯。則軍以十爲率。三務田作而繕其耕。七備戍守而治其戰。均任其甘苦。而更番休之。雖制略不同。填兵食而經國家則一而已。夫其間肥瘠比次。易濬也。強弱紛錯。易併也。輸運偷惰。易負也。歛散高下。易欺也。故昔時置農都尉。及典農中郎。以監其事。今建按察分司。分命僉事一員。領之。弊緣法興。法以人治。固也。先是分司臨於永

豐倉。倉乃屯所出入。分司密邇。則得親詰其弊。而綜核其實。官固縱縱乎勞也。而貪利之徒。斯解其奸矣。宏治中。乃遷諸按察司之東。而勢遽隔。日惟按籍揣摩之而已。由是武豪率以大量受。而以小量散之。其入也。勒其餘。其出也。減其額。諸所勻奪。侵貸。又蝟而集也。嘉靖癸未。濮州桑子溥。以僉事來督屯事。廉得其顛末。乃質于按察使袁子擯。曰。分司昔臨于倉。而中始更之。人爭來言復舊便。則予何愛一身之逸。而不以息諸弊乎。惟長者是圖。乃列牘請諸守臣。咸曰。其如議。於是卽倉之左。維畫其餘地。而基焉。材雜取于淫祠。力取於屯之餘卒。甲申三月初吉。經厥始。五月之望。落其成。中秩秩而外有紀。儼然矚其倉。而臨之。陳紊日宣。奸慝無所容。斯固役之不可以已者乎。桑子克振於才。下嚴憚之。先攝屯者。列挺陳械。而額不完。桑子每一致期。輸者襁屬不絕。國計兵食胥賴焉。是故君子罔不健其政云。

重建按察司分巡河南西道記

予讀書。每至論秦形勢之勝。未嘗不掩卷而嘆曰。嗟哉。安得結鞅憑軾。一觀所謂天下之百二乎。而今游者三年矣。月見黃河湯湯焉。鎬基奕奕焉。華嶽吳山。蠱蠱焉。壯矣哉。天府之國也。其諸延鄜二州。則又列門屏之險。峻藩籬之防。豈不猶常山之蛇。而當其首者邪。正德壬申。其地奸宄煽妖。聚而爲亂。聲震諸郡邑。大興徒兵。而翦滅之矣。守臣議曰。延鄜重鎮。古嘗設經略招討之官。是故韓范咸授鉞焉。而今獨闕乎哉。遂疏以告。爰命陝西按察司分巡河西副使弭節于鄜。得兼治兵撫民之任。歲弗之更也。時華亭沈君恩。實首昇焉。又析西安潼關卒千人。更番戍守。用消隱隱。策之善也。然而營柵未備。卒猶僦民之屋以居。

而噏噏不便。民亦焦然苦之。沈君乃購基于市。將列營焉。未績於成而行矣。嘉靖壬午秋。福山孫君樂擢是秩。至則衆告曰。予儕小人。赴千里之命。而不獲一室之安。實用離惕。孫君曰。豈惟汝然。夫分司且傾圮。屬風雨之期。棟若壓也。榱若崩也。汝弗知之乎。顧政有墜逸。民多瘡痍。猶未遑焉。姑退以俟。踰明年。則諸廢具舉。百物用熙。孫君曰。是可以從事矣。境內多材木。麾諸卒採之。小者負且曳。鉅者輿而撥之。并命匠氏陶甃于野。伐石于巖。既具。乃以先所購基。卽南北郭門之外。易地二區。立環堵。建營室。居諸戎卒。以避燥溼寒暑。中築臺而蒞之。時較其技勇而觀其習變焉。且崇牙纛之壇。修蕝蕘之廡。于是軍不露宿。武不廢蒐。神不乏祀。馬不闕秣。美哉役也。嗣又籍其餘材。以葺分司之居。前堂後寢。周廡掖室。重門高垣。煥焉肅焉。至於胥吏輿隸。居有舍。鎧仗旗鼓。儲有所。等威以昭。周防以峻。瞻視以式。斯又不亦善乎。甲申秋成而落焉。孫君亟語之曰。斯干紀厥成也。子獨無詩人之意乎。予曰。請言居之道可乎。夫自古封疆之臣。訓旅息衆。服遠懷邇。而寧輯其邦家者也。匪彊弗克。振之在有威而已矣。威勝則虐。綏之在有愛而已矣。愛勝則弛。糾之在有法而已矣。是故國之命詞。優之以節鉞。曰。爾揚爾威。本之以文治。曰。爾均爾愛。兼之以臬事。曰。爾正爾法。政之大經。天之則也。君子於是必申儆軍實。以盡威。勤恤民隱。以盡愛。糾迷奸慝。以盡法。則居得其道而安矣。苟于三者一物紕謬。則居失其道而危矣。詩云。不遑啓處。夫惟不遑于處。而後可以處也。君子居斯者。無亦於三者皇皇而是務乎。

軍器局記

天生五材以制兵也。國制五兵以衛民也。所由來尚矣。蓋大有道之世不能絕寇賊奸宄之患。堯舜文武之爲君不能廢金革之事。固不易之理也。歷較往代制弧矢者威廣銷鋒鏑者禁亡鑄劍戟者業固廢戈甲者盜起所尚既殊效亦立異其勢然哉。夫陝西控扼諸邊陰山之西狼望之北敵騎擁衆觀望蠕動相挺而起突而馳之斥堠聯絡而烽火日相望也。戈鷲鳥者矯其矢格猛獸者奮其挺。卽欲銷兵撤武不可得矣。先是衛所軍器各自成鑄星散無統。監工不設。閱視以文。是故官胥緣而爲奸。以匿其數。市司上下其價以竊其值。工藝肆其不良以私其有。武庫日索而中國之長技墜矣。嘉靖紀元侍御史良鄉楊子秦以清戎至得兼檢勘軍器廉而知之。憮然曰。國之大事在戎。而若斯乎哉。固不可也。惟是會城與寧夏延綏甘涼爲陝四鎮咸有鎮巡重僚并守巡并兵備并將領而共臨之。抑堅材良匠罔不聚焉。孰若鎮置一局析密近衛所以隸焉。局置四所。所各置典守以千百戶爲之。又總立監工命守巡或兵備攝其事。若軍民雜出之料值藏于府藏則如舊也。每歲之春府藏出其料值于局局散之典守典守命市司平易其材以充乃選衆工而畀之俾日以將事。監工省其勤惰辨其工苦稱其廩餼而行其賞罰。旣成舉而登之於武庫夏如春秋若冬如夏歲終一閱三歲大閱值不敷責典守材不良責市司器不堅責工司程度不密監工無以辭厥咎矣。又括各府之宿料與夫羨餘及訊前日官胥之所匿市司之所竊工匠之所私勒限而還之。裒積其數足若干歲乃省民若干歲之輸弗徵焉。夫張絃者以善鼓也。更化者以善治也。或在茲歟。乃合牘請于朝。司空執奏曰。斯固節財利器革弊益民之大計乎。報如議。乃卽城南廢廨改爲局。四所

麗於左右而掖之。武庫奠諸其後。門扉巖巖。周垣不疏。觀者美焉。其諸三鎮亦次第以興。竊惟糾天下之政存乎法。舉天下之法存乎人。是故斯局之興焉。凡茲典守。市司、工司、監工。孰不有責乎。雖然。典守弁而武人。不能盡責焉。市司、市人、工司、工人。又不當責。監工者。乃儼然國之大夫君子也。有正直之德。有綜理之才。有賞罰之任。于是乎竭忠盡瘁。以臨之。則節財以省費。利器以宣威。革弊以息奸。益民以固本。亶乎有在矣。一不然。吾見弊弊。然猶夫昔也。禮曰。百工咸理。監工日號。責成之道篤矣。大夫君子。毋忘斯禮可也。

固原兵備題名記

固原長壕大塹。連山峻極。四塞之接。而襟帶之固也。秦屬北地郡。漢及晉俱屬安定郡。唐改固原州。至德中。陷于吐蕃。宋咸平建鎮戎軍。元立開城路。咸平府。尋降爲州。國初。府與州俱廢。成化五年。用守臣議。設固原衛。宏治十五年。復置州。中建兵備。而以按察司副使領之。三十年于斯。代者藉藉。浸不可考。嘉靖二年。成君質夫來攝其官。乃哀各姓氏。視次第。勒于石。而昭之。爰命書其上方。予攬轡憑軾。周遊天府。竊有以觀其形勢矣。寧夏環靈武之境。延綏引朔方之圻。甘涼結湟州之壘。共阻三面。以扼南牧之敵。而元戎甲士。利劍勁鏃。罔不聚焉。然延袤不啻數千餘里。山川糾繆而迤邐焉。烽火不接。聲勢斯携。固原居中。而執其樞。左顧則赴援綏靈。右顧則迎應甘涼。擊常山之蛇。以合左右之節。逐中野之鹿。以成犄角之形。固原實有焉。今夫山豺狼所嗥。狐狸所遊。境日駭也。虎豹憑其嶠。而踞之。以張其爪牙。則百獸影滅。卽探藜

養者不至矣。是故奮直諫之節者。寢淮南之謀。尙全勝之道者。破先零之計。君子居朝廷則朝廷重。居邊鄙則邊鄙重。猶夫虎豹之在山也。固原之險。山之隅也。兵備實司其鈐轄。而四夷之守在焉。干城之託畀焉。其可不隱然爲虎豹也乎。人皆曰。險在地而不在人。重在人而不在地。斯固也。抑人重則地得其險。而金湯足恃。不重則地失其險。天塹劍閣。非我有矣。夫險亦在人乎。是故不可忽也。然姓氏旣在。得失斯形。由是重邪。石昭昭然。由是眇諸躬而已焉。石亦昭昭然。而君子欲不重不可得已。則石固有砥礪之道乎哉。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之謂也。質夫之意宏矣。

漕運府總參題名記

我國家定制。每歲諸路漕米四百萬石。以輸于京師。京師居北。漕多出東南。襟江帶湖。表裏諸河。水道五千餘里。舟艦如林。至難集也。師長如雲。士卒如雨。又未易約束也。惟淮執天下之中樞。左瞻則北在焉。右之去東南亦無幾也。乃于是建置漕司。並設文武之臣。以提攝之。文臣曰都御史。是已。武臣曰總兵。是已。而參將副之。凡諸經緯其政。張弛其法。伸縮其數。平其料量。程其期會。釐弊興效。甄勞糾慝。補欠散贏。胥以授之。歲上計而考厥成焉。內外以相維。首尾以相應。本末以相承。遠近以相濟。譬若裘然。于其領而挈之。順者不可勝數矣。上下百數十年于斯。總兵自陳公恭襄。以至於今。楊公希仁。若干人。參將自陳公亮。以至於今。張文光。氏若干人。希仁植石漕堂。比次名氏。勒而登之。以觀久遠。借諸文光。以記問於予。而不能辭。惟漕至重也。至大也。乃畀於二三臣。而二三臣賢乎國之鎮也。軍之庇也。一弗賢。國之蠹也。軍之殃

也。其所繫誠非細矣。都御史臺先是有題名。予歷數之。賢若否與高下。如黑白然。未嘗不惕然省悚。然懼也。而今總兵府題名。又巖巖然峙矣。賢若否與高下。亦如黑白。獨不可省且懼歟。蓋人之著於其名乎爾。名之著於其石乎爾。希仁文光克愷克勤。裨于漕廣矣。由是善作而思其成焉。慎始而要其終焉。則石不渝。名亦不渝。此固希仁之意也。雖然。猶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共鑒於斯云。

渭西兩別記

嘉靖丙戌之歲。十月初吉。校士於槐里之行臺。侍御史兩峯子。鸞車彭彭。繡斧桓桓。行部於蜀而道經焉。於是出祖之於郊。渭川在西。波光上下。昭映几席。乃浮而酌之。甚相樂也。既酣。兩峯子出所攜河東雨別卷以示曰。此內濱涇野之贈言也。子其何以語我。龍曰。嚴憚太深者流於畏。卑遜太過者近于侮。是故君子崇虛受之節。防其畏也。恥足恭之容。惡其侮也。兩峯子曰。我能行之言必再。龍曰。喜察者清其明。尙猛者損其威。是故君子用晦而明。無不明也。不怒而威。無不威也。兩峯子曰。我能行之言必三。龍曰。竊聞異同立則愛惡徧。邇遠間則泄忘形。是君子舉賢。賢者不以德舉之公也。罰罪。罪者不以怨罰之當也。兩峯子曰。我能行之。我辭子往矣。夫鑑納天下之形。其質明也。谷收天下之聲。量不盈也。予三言之。而兩峯子三行之。遇而若約也。悅而若釋也。赴而若奔也。則予敢不稱賀。乃釋其言附于末簡。名之曰渭西兩別。渭西從地也。時雨初霽。故亦從雨也。

兩厓記

兩厓子訪予於射陽之干。予問之曰：何謂兩厓？曰：通山之野，厓左右拔而起，而中洞焉。盤旋其間，心怡神懌，因號喻志，將終身居之焉爾矣。於虜美哉！矯乎澤乎！秩秩乎比德也哉！君子之道，曰節曰量而已。足以有執之謂節，廓而大之謂量。節峭而嚴，量易而寬，其理異也。是故尚節者多，子子之行而量或鬱，厚量者多，溫溫之氣而節或刈。雖然，宏毅合德，任重之器也。剛大並用，配義之功也。節非量則隘而難居，量非節則和而失則，胥失之矣。夫兩厓特乎起，挺乎峙，有節之道焉。兩厓之間，忡乎虛，恢乎有容，有量之道焉。君子以之秉道履正，直已抗衷，禍不忧，福不回，威威不震，高官大爵，不誘不奪。南山之石巖巖然，中流之柱屹屹然，其節勁矣。畜德納善，愛物愛人，靜以定躁，廣以去隘，明以疏窒，悅以蠲忿。若谷之虛而無不通也。若澤之大而無不容也。其量宏矣。夫節易偏，以量持之，不矯不亢，偏斯矯焉。量易過，以節鎮之，不隨不靡。過斯洩焉。是故量以持節，則節彌固，節以鎮量，則量彌光。剛柔相成，同異相因，和敬相須，味有甘苦，成和羹之用。音有疏密，全至樂之節。兩厓固有取於斯乎？予見兩厓子砥行貞度，凝然有壁立之勢，尤且居之以虛而不盈也，執之以宏而不隘也。是不惟取其名而且履其實矣。兩厓子曰：節量並宜，君子之道備矣。敢不終身居之。

對紫亭記

瀨溪之濱，紫峯削成，巉巖蔚蒼，拔衆山而起。峯前石崖，崑然端若拱峙，若立閩之名勝，莫或先焉。中丞大夫林公豫齋，明德策勳，邦之紀也。死而葬于紫峯之麓，子廷尉以吉孝思之心，順乎其至也。乃卽諸石崖

構亭而對之。紫峯在上石崖在下。紫峯在後石崖在前。巒巖巖然。曖乎若接乎其容。風木鳴鳴然。瞿乎若聞乎其聲。霜而肅然。雨而濡然。悽愴怵惕之心。油油乎而生。不可已矣。漁石子唐龍聞之曰。以吉孝之至也。夫子之事父母。曰生而盡力。死而盡哀。遠而盡思而已矣。生而盡力。卽孩提之童與塗之人。苟未喪其良心。夫人而能之。死則有間矣。遠則又有間矣。獨不聞朝祥而暮歌者乎。絲履組纓。雖聖門之徒亦爲之。是則可戚也。是故孝子仁人之道。必其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然後爲存之至焉爾。若吾以吉豈非所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者哉。故曰。以吉孝之至也。宋人徐司戶。以父羅城君名石。行避勿踐。器皆禁用。夫豈遠其親歟。蓋積不忘乎親。故踐石則惕然。用則愀然。甯其不見之爲安也。若暫不食棗。建不薦芟。皆此類也。以吉不忘乎親。故對紫峯欲常常而見之。生也陟岵而瞻。死亦若是已爾。無亦以以吉之見而學積之不見乎。記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此之謂歟。

逸老堂記

盈虛時也。出處義也。勞逸分也。榮辱幾也。一消一息。協時之極。一進一退。執義之衡。一動一靜。守分之正。一吉一凶。明幾之神。是故功成者退。四時宜其序。龍蛇之蟄。萬物存其身。順時而止。君子觀其象。吁至矣。予師白樓先生。年三十有奇。而登進士。居侍從者凡二十年。嗣典國學。再掌邦禮。尋進東閣大學士。任冢宰。以均六典。純勳令德。儼然以繫天下之望。先生乃曰。吾老矣。老矣。吾將請焉。夫曰虎邱。吳之勝壤也。先生子子孝進士。乃緣其東麓。闢而構堂焉。中虛外廣。林垌交映。旁累石爲峭玉。朵雲之峯。瑰奇縹緲。蟲蟲

而起。以待先生歸老而逸于斯也。孝哉子也。既嘉靖八年春。先生七十。遂引年以請而得謝。月給以米。歲給以夫。禮至廛也。於是先生退而登堂。鼓琴陶陶然。琴已賦詩。詩已放音而長歌。歌已舉觥酌。酤三行五行。乃左攀峭玉。右據朶雲。睨姑蘇之臺。矚五湖之波。而不知天地之爲大也。秋毫之爲小也。古今之爲久也。呼吸之爲微也。氣蒙蒙而物職職也。蓋神息其勞。精止其搖。道忡心休。身安不殆而不辱矣。是故盈虛順乎時。出處因乎義。勞逸齊乎分。榮辱辨乎幾。而于先生見之。易曰。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先生深於易者哉。龍嘗得聞易於先生。將振衣曳履以升先生之堂矣。而于是乎揚其聲云。

水槩軒記

龍行部江西。嘗詢遺逸之士於巖穴之下。而得水槩先生。先生安福人。吏部郎一卿之父也。自號水槩。夫水之性寒。槩之味苦。君子恆比德焉。寒。德之貞也。苦。德之固也。寒以甯性。苦以定志。性甯志定。而後嗜欲寡。嗜欲寡。夫然後可與語至理。予悲夫世之齷齪爾。沒沒爾。而不知返也。惟勢則炎。惟利則甘。勢炙其手。熱而不濯。豈能寒乎。利誘其衷。逐而不厭。豈能苦乎。杯飲者不識敦彝之制。巢居者不識山藻之文。先生忘勢若遺。不附其光。蛻利若悅。不沃其膏。殆古所謂不貳之老非耶。龍乃載之文。以昭其隱節。俾不泯。抑以激吏之貪者。俾廉。化俗之奢者。俾儉。庶幾民風颯颯乎興哉。

月湖記

月湖者。月湖先生之所居。而從事於學者也。先生農城人。初居城之闔。民居雜焉。市囂溷焉。乃憮然曰。學

者。適夫道者也。志者。致夫學者也。居者。定夫志者也。閔焉而居。其志也離而已矣。志誠離其學也。雜而已矣。學誠雜其道也。闢而已矣。故君子慎所居。惟是距城數里。水所瀦爲湖。厥形肖月。日月湖。先生乃緣而爲屋而居之。日治六經之學。於理澤如也。遂以爲號。月湖。由是重於天下。夫天下之地。其有以人重者乎。天下之人。其有以地重者乎。地以人重者。人重於地故也。人以地重者。地重於人故也。予嘗望廬山而登之。猶夫山也。得吾考亭卽而論道。宮牆翼然。由是山之一巖一壑一草一木。天下莫不重之。其信獲所遭哉。載弔臨觀。徘徊遺閣。誠豫章之勝。楚之名區也。王勃夫人而已。摳衣作賦。名藉藉是重。後世稱勃者。非闕無以。夫不能重夫地而以地重哉。勃誠何賴焉。夫斯湖之未遇先生也。墊焉夫水爾。既遇矣。天下之人。跋而望之。揭厲而從之。皆曰。吾安得沃其光以澤於理。飲其源以潤其身乎。良哉。湖之遭也。夫月得水之精。其魄明。湖坎焉而容。其體虛。故月與湖合。而虛明之德具焉。君子虛以開其窻。明以疏其蔽。由是卓乎其志約而不離也。由是純乎其學精而不雜也。由是明乎其道。哲而不闕也。此固先生之重之故也。然則先生之取於斯湖。匪直爲居而已。而湖之所恃先生以爲重者。大矣哉。

頤貞軒記

司徒氏龍子孔錫告于唐子曰。唯是先大夫營軒于野。上稽義文。揣摩象畫。名曰頤貞。明素履。警耄倦也。而今先大夫不祿矣。予聞親之遠也。履霜露則思居處。聞琴瑟則思所樂。斯軒也。乃先大夫之所居處而樂焉者也。敢忘乎哉。子學易者也。何以教我。唐子曰。姑卽卦之言語。飲食言之哉。頤。息於內者也。天下之

物形於外者也。而言語飲食物之至賾也。譬若江河然。流湯湯焉。波濤迴焉。卽無隄防以捍其急。則決矣。言語飲食。人身之江湖也。尙異同。棄義欲離德經。潰性命。而其決容有已乎。然君子亦人爾。而能不言不食。盡拒天下之物哉。亦惟慎節之而已。夫言語慎則德性專。飲食節則嗜欲寡。而又大之。則喏喏爾執德之樞乎。冲冲爾守道之極乎。甯澹然舍車而徒乎。將三日不食。槁焉溝壑乎。吾見天下之物。皆定於我。物躁我靜。物二三。我一以待之。而養道正矣。故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易之爲教。惟靜與動。動靜相制。此頤貞之義也。予不佞。謹復吾子龍子曰。善哉言乎。先大夫之志。庶幾其勿泯矣。

渭川記

華人東子希節。家于渭之上。自號渭川。濯纓滄浪。取其清也。忍渴盜泉。避其汙也。是可以觀志矣。書曰。涇屬渭。納漆沮。旣從。灋水攸同。渭者水之澳。衆流之所歸也。涇之性濁。其水壹釜。其淖者半。經流於渭。渭引源而避。分澤而注之。蛟鼉魚鱉。不沒其波。不濡其沫。夫天下之至動者。莫如水。清之濁。泥之滓。決之東西。導之上下。靡乎其趨。震乎無所止。渭之澄定。不撓如斯夫。乃若人性易決。情易蕩。志易汨。欲易淫。節易靡。風易流。俗易溺。掘泥揚波。曰達。同流合汙。曰愿。猶夫水也。君子於渭。比德焉。舉世皆濁。我獨清乎。天下滔滔。我坎止乎。江河日下。障而東之乎。不波靡乎。不瀾倒乎。不汜汜然與時浮沈乎。不居下流以納天下之惡乎。夫渭流其惡。則不撓矣。君子澡其德。則不汙矣。此固希節之志也。希節爲戶部郎督儲江右。乃請記之如此云。

東軒記

八石常公。日者守萊。萊署有圃。公翦蕪理穢。聚材爲亭。名曰東軒。漁石子唐龍曰。至矣哉。公之善喻治也。日在木中曰東。明初生也。人君南面以聽天下。南日之中也。君之德也。東日之初生。臣之德也。昔堯命羲和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暘谷東方也。日出於斯。陰伏陽舒。夜往晝闢。晦歛明發。天耀其景。物呈其象。君子居以向之。省德之愆。潛伏式昭。察民之隱。閭閻畢達。辨治之體。法揆釐正。甄俗之慝。訓典齊一。其德日宣。其政興矣。至矣哉。公之善喻治也。或曰。曷弗以北。北陸則短。照有所遺。又曰。曷弗以西。西極則昃。明有所望。是故君子弗取也。然則公之治。其東矣乎。軒初成。友人棠陵子記之。中及伯起卻金事。伯起嘗守萊。昌邑令夜遺之金。伯起以辭卻之。棠陵子曰。金弗受乎爾。何至語諸人。俾人知之。以彰故人之穢乎。薄之道也。吁。有是哉。故人至密。弗狎其情。暮夜至幽。弗惰其行。伯起慎獨君子也。豈務儼儼然語人曰。令汗我以金。我弗受乎。況伯起畏天之知也。畏地之知也。又豈索人之知者哉。必不爾也。然則人何從而知之。蓋伯起不語。人密德伯起而以語人。故知之爾。于伯起也何尤。抑伯起名震。震東方之卦。陽之所出也。公廉潔無私。軒之是名。無亦以伯起爲訓乎。棠陵子乃伯起之尤。而非其罪也。故于終篇焉辨之。

柏臺秋月記

嘉靖紀元之明年春。成子質夫來知鳳翔府。及秋。陞按察司副使。提兵固原。時王子濟川分巡關西路。乃舉觴於分司外臺。以樂吾質夫。臺多柏。蒼枝翠節。經冬不凋。蒙霜不變。肅肅然而莫犯焉者也。頃焉。氣霽

地表。雲歛天末。明月流空而薄之。清暉素影。翕習而紛錯。地與景會。物與情適。質夫曰。固以壯吾行也。濟川語予以其故。且申之曰。景物易遷。遷會匪偶。子有悠然之懷。而曷已于言乎哉。龍曰。天下之物。類比則華發。君子之道。美合則用章。柏以嚴爲質。月以明爲體。柏交于月而受其光。則沃而澤。月交於柏而貞其氣。則栗而正。故比德者。勿之遺焉。竊聞諸邊鎮。其地皆沙漠不毛之土。其人皆拳勇超距之士。其僚皆執袴突弁之流。是故法狃而不伸。政蒙而不著。噫。弊矣。雖然。琴瑟之不調。更張之術疎也。四肢之痿痺。藥石之理癘也。法狃而不伸。振之不有。嚴乎。政蒙而不著。察之不有。明乎。夫剛柔之迹存乎治。張弛之方存乎法。變化之妙存乎心。鳳翔先爲牧者。性驚而悍。斯民隕然於湯火也。質夫易之以平恕。翕然稱良。前乎固原之區。崇苟簡。喜因循。而日不可爲也。質夫往矣。又將易以嚴明。提棼綱而葺之。選稗政而釐之。柏月交輝。有開其先。或者將以倡之乎。抑正德中。質夫爲御史。接部甘肅諸路。斥貪僚。繫豪右。一無所貸。嚴明固質夫之有也。探而取之。以出其餘。虢焉而施。以終其休。孰謂質夫而不能之邪。

菊圃記

菊圃者。里中圃。菊主人也。予里居城之闔。城居錢塘之上游。華川自南。衢港自西。會而瀦之。以達於江。舟艦上下。綃帆雲布。朱檣林立。衢通九土之實。市合四方之賈。居民操百貨。以伸縮其利。巷隘而喧。物驚而紛。主人耄矣。實厭其贏。將更諸閑寂者。先是城有官渠。以洩潦水。渠之西畔。虛曠若野。幽閭若山林。主人曰。可圃哉。板防其闕。土平其隘。欄渠背市。繚以周垣。萃衆菊而藝之。以憩息焉。夫主人。予里閭之親。桑麻

之交也。歲時恆一造焉。顧其菊與他圃異。怪而問之。曰：子聞藝菊。其行欲疎疎。則易茂。其幹欲直直。則易挺。其蓴欲少。少則易舒。主人之圃。密而不芟也。厚而不整也。繁而不扶也。則何如。主人曰：君子於物。適己而已。況物各有性。疎疎密密。修修短短。巨巨細細。一惟性之達焉。庶吾怡怡。物熙熙。其天全矣。敬亂其疎密之節。紊其修短之序。易其巨細之分。則已與物勞。物與性悖。是非吾之能也。予又問曰：聞菊之本末。採而食之。可以延年。故正月取根。仲春取苗。季秋取華。順其令也。主人貌沃沃爾。顏澤澤爾。無乃菊是賴焉。主人曰：迂矣。惟壽在天。不係於人。惟養在人。不係於物。毋搖爾精。毋搖爾形。毋蕩爾情。壽之本也。菊焉得而預之。又焉得而壽之。屈平餐英。不沈於江乎。龜蒙攝苗。藥牀茶竈。至今存乎。菊潭之水。飲者百歲。南陽無天殤乎。吾亦不能是。夫菊有燕靜之姿。隱逸之操。則老圃誠有臭味哉。夫用其聰明以強物之性者。鑿也。主人不鑿矣。夫已汨汨焉而聽命於物。以祈長生者。惑也。主人不惑矣。不鑿者。其體安以順。不惑者。其心逸以休。居吾廬者。皆主人。則官府將畫衣冠而化哉。

微齋記

天下之道。曰微與彰而已矣。微者。修于內者也。彰者。彪于外者也。微有大小。彰有遠近。隨其所至而罔不應焉。錦襲而章。魚潛而見。鐘于宮而聲諸野。珠在淵而媚夫澤。孰不然乎。何也。蓋靜含其動。動不可禦。愚韜其智。智不可鑠。虛藏其實。實不可揜。故君子黜華以伸實。不擯實以矜華。抑末以強本。不弊本以事末。動靜相生。愚智相成。虛實相形。天之道也。人之德也。明哲既往。至理日湮。士修名譽。陳藝能。肆靡麗之志。

奮喬奇之迹。動以離靜。智以喪愚。虛以盡實。春華過日。終朝則傾。燭火末光。達旦則熄。是以君子惡之也。按察使高君名顯。字德彰。皆從夫著也。乃別號微齋。以約之。誠知道者哉。蓋遵篤實之風者。廣明通之用。惡赫赫之光者。昭冥冥之績。由靜而動。動之至也。由愚而智。智之至也。由虛而實。實之至也。由微而彰。彰之至也。持滿則發。若執揚之。弻中則形。若執張之。物之有象。事之有徵。理之有符。其極則一而已。傳曰。知微知彰。此之謂與禮。命名必以義。不義不命。故君子聽樂則審音。顧名則思義。不可不慎也。吁。君克思義矣夫。

寶穡堂記

寶穡堂者。北山楊子之寶穡堂也。嘉靖二年五月。予止岐山。試弟子員。以德業既暇。乃訪北山。北山肅而升于斯堂。田器咸飭。耘耔方興。予曰。北山殆爲老農老圃乎。抑若丈人者。隱於耕乎。無乃悲形役。樂天命。怡然有事於西疇者邪。北山笑而言曰。予先世咸勤於稼穡。迨不敏。獲躋卿士。及其歸也。年未及耄。乃退耕於野。以治先世之業。而今老矣。日擇貽謀於吾子孫。商賈之事。不忍爲也。金玉之寶。亦惟損智益過爾矣。惟彼稼穡。本厚而力勤。況吾祖吾父。暨吾所事者。故終以遺之。俾耕澤澤焉。穫恡恡焉。積粟粟焉。庶幾四肢不惰。而百禮洽也。君子盍有以命之。予曰。夫人之於子孫。遺之以安。則安。遺之以危。則危。而北山遺之以安者也。上古之人。孝弟力田已矣。力田。農之業也。孝弟。士之行也。增修孝弟。而弗力田。則饑殍匱于奉養。黍稷膏于蒸嘗。吾懼其皇皇焉不給。感然病矣。苟徒沾塗體足。而孝理罔敦。弟德用斲。又不幾於

野人之俚俚罔乎故詩曰稼穡惟寶力田之謂也書曰惟善爲寶孝弟之謂也寶穡則生產治寶善則禮義興予故曰北山遺之以安者也楊氏子孫豈其苗而弗播且弗穫邪北山曰吾誨子孫以力田君子進之以孝弟吾誨之以農君子勉之以士贈言之利溥於贈金信矣哉小子聽之

鶴洲記

楊子靜修號鶴洲人迄弗得其說或曰豈以其洪吭修頸吐故而納新而得仙之理乎固無取於是也或曰鶴與鳳凰同爲羣天下有道則頡頏而翔于甸楊子得非以自況也哉是近之矣予聞經曰鶴產無青黃二色木土之氣內養不表於外是以行必依洲渚止不集林木夫青黃文也元白質也洲中水衍而可居者也洲渚之小也體無青黃殆中腴而不施文采乎嶠然而白變之而元則修潔尙素而質全矣行止洲渚之間抑有出塵之度燕靜之思者邪是故鶴有君子之道也楊子履實崇本內而不外蓋孳孳而爲君子是誠有取焉抑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於天易亦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則始雖不表於外其至也孚而無所不感達而無所不聞殆油油然矣吾見楊子戢於內而日暢諸其外勃如也澤如也哲如也則靜含而動光體潛而用章德積而功起豈非微之而顯之翕之而張之者乎而君子之道備矣楊子曰美哉言乎再拜而受之

容堂記

君子命名有義焉字以別其名也弗離乎名也號以別其字也弗離乎字也都督楊公曰宏美哉名也曰

希仁美哉字也。又以容堂而號焉。孰非汲汲於自踐乎。名與字與號。所重者義。義而弗踐。斯皆虛器乎爾。夫宏者大之謂也。仁者視我也。物亦我也。視物物也。我亦物也。無我無物。而後可以造於大。是故求大者莫先於希仁。夫仁豈易言哉。禮曰。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至也。此仁之德也。然即其所舉與其所行。皆可以謂之仁。特不舉不行焉耳。是故仁不可勝。人不可不勝。仁不可至。人不可不至。仁猶夫海也。今夫海百川瀦之。尾閭洩之。無增無減。不盈而不虛。有容故也。人惟有容而廣。以去隘。靜以鎮躁。和以蠲忿。直以通疑。齊衆寡之分。協厚薄之度。公好惡之性。宜同異之情。親不廢。疎不遺。德不捐。怨不敵。貴不侮。賤不陵。賢不嫉。不能不乘。訓彊矜弱。各順其理。斯仁在我。希之則是焉已矣。苟弊精神乎褊淺。而不能容。適足以拒夫物爾。仁吾不知也。又何大焉。書曰。有容德乃大。夫有容豈遽及于大哉。蓋有容斯仁。仁斯大矣。公因號以踐字。因字以踐名。因名以踐義。皇皇然而求之。若弗及焉。記曰。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然則君子也歟哉。

重修察院記下俱續編

明興統一宇內。翼翼京師。樞乾軫坤。而藩服星布。經緯九州。綱紀四方。則列爲十三布政司。其間庶府攝理。百僚備官。每年簡命御史臺。秉度而臨之。御史實天子之命吏。而所居臺曰察院。又表儀之著。綱紀之攸司也。是不亦重歟。夫浙江察院。枕吳山之奇。挹錢塘之清。厥地靈矣。而規緒顧未宏乎。是故門之外。地本爽塏。西緣山岡。乃障以嚴垣。屏塞履跡。民情不易達也。東臨周衢。惟是門焉。而濟濟庶府。朝夕就而議。

政輿皂疇。杳不或近。製哉。內而堂之後。烏臺直薄。游息惟窒。臺東西設禮賢館。以待大比較文之官。亦大逼於臺。而揖讓無容。而又幾於隘矣。且故牘宿案。狼藉散逸。謹藏之府。猶稱闕也。嘉靖庚子秋七月。待御史對川王子紳。覽轡載臨。諸司議曰。察院改作之役。當一勞耳。拒之曰。政方有先者而未遑。是乃首舉賓興之典。以造士焉。而又蘇省民瘼。甄別官邪。翦剔政蠹。訊理冤牒。憲令畢張。諸司復申厥議。侍御乃曰。是故不得已。勉而輪奐之。構完美之緒。記亦每有取焉。其從事于是。募庸僱工。經畫材用。皆取辦于官。而百姓不知也。亦不病也。徙烏臺而稍卻之。距堂若干尺。館亦拓而開。與臺相距。又不啻尋丈。檐牙不相啄。榱尾不相銜也。是皆仍夫舊而修廣則過之。又關臺之後。作樓二楹。視臺加崇。緝諸案牘。藏于左右之椽。虛其中椽。署之曰太微。無亦欽明鑒而凜寒芒乎。由是而之外。東增高其門。而西亦衢而通之。以撤其壅。猶夫東也。並樹表坊。西曰元服。綱維。東曰內臺。風紀。揭兩浙之雄圖。煥一方之彝憲。業業改觀焉。經始於是年冬十二月。迄辛丑秋八月。而落于成。杭州太守陳仕賢。敦重斯役。請特書之。夫詩之斯干。考室也。而君子攸芋。攸躋攸寧。言居之道也。要之屋漏。伸儆戶牖。司戒其要者。莫非居焉耳。斯役也。大哉。居乎。登樓凝思。則正直執法。以體太微之象。踐臺澄慮。則欽恤祥刑。以集靈烏之瑞。授館布公。則持衡齊物。張轂羅賢。而爲國之心。皇皇然也。入門致肅。則綱振四維。紀明六察。行部之節。聿宣而居之之道。無不至矣。夫飾宏敞之規。以式其觀。大居之之道。以貞其職。曰惟侍御之休。而亦元服之賴矣。是宜著在文字。勒之堅石。以觀久遠云。

同仁祠記

同仁祠。乃巡按御史周子汝員所始建。祀諸都御史孫忠烈公燧、兵部尙書胡端敏公世寧、新建伯陽明王公守仁。夫三公皆我浙人。後先奮忠。協平宸濠之亂。以死勤事。捍大患也。法皆得祀。功在江西。而浙車輔之地。竊被其休。故祀之。況鄉先生沒而祭于社。抑亦禮乎。經始于嘉靖丁酉十一月。而戊戌三月。乃考焉。規緒式宏。輪奐孔奕。厥觀巨矣。乃巡按御史傅子鳳翔。又經量祭品。率取辦於官帑。而弗煩民爲之。又位以齒。敘從鄉也。食以功。令以義起也。歲一祭。祭每於六月十四日。濠以是日反。故三公平之。並從是日也。是皆提學副使張子鑿所裁定。陳知府仕賢有其舉之。巡鹽御史高子對植石以紀功。而文未有屬焉。張子乃舉而屬諸龍謝之曰。是在張子。張子直曰。斯地斯時。執事以御史繼三公按部。蘇亂瘼。緝禁綱。芟稗政。慘慘從事。矧嘗哀秩三公之功。而條奏之事。核言信。孰能外耶。命學官陳敘。弟子員張乾元。又屬之。于是乎颺言曰。濠之始爲亂。納賂京師。要權近習。中鞠禍心。外播凶痛。衆怒如水火。端敏爲按察副使。憤曰。惡茂哉。不可長哉。遂列其罪狀。揚于朝。張射墉之器。定曲突之謀。忠之道也。乃下錦衣獄。而遼陽之戍。竟弗少原。然自此濠之心。路人皆知之。而濠其殆矣。忠烈以巡撫至。密樹隄防。翦其羽翼。豈嘗一日忘濠哉。濠迄弗悔禍。卒逞焉。首以威劫庶府。忠烈仰指天日。矢無二心。挺身刃白。腋且折。罵不息口。所以奪濠之魄者。固凜如也。已而烏合十萬。弄兵長江。會陽明以都御史提督軍務。倡揭華旗。呼集義旅。批擣巢穴。濠震懼。乃回順流之楫。我泱泱迎而擊之。斃濠若孤豚然。洪都底定。浙亦解嚴。是故濠之平。端敏發厥始。

忠烈陽明成厥終也。仁者正誼不謀利，殺身無求生。三公以之哉。夫仁之難成久矣，非仁之難成也。利之也而後苦其難也，是故求仁莫先於正誼。若忠烈嬰刃罵賊，端敏絕不有其身，陽明直捐生而赴之，皆奉大閑執彝典，正誼而往，彼避患私驅之利，誠不足爲三公謀也。是故死者抗殺身之節，生者挺無求之志，憫憫然而同歸于仁矣。記曰：與仁同功而異情，正誼則同，謀利則異。殷有三仁，皆爲其國之誼也，而無不同也。管仲如其仁，如其仁，而有利之心，是故朝射鉤，暮脫帻，情斯異矣。姑猶曰：未可知也。三公之仁，功同而情又無異，是之謂同。蓋戮力生前，共遊地下，合食一堂，連輝千祀也。忠烈陽明並毓餘姚，端敏誕生于杭，蓋浙之山川，蟠吳越之雄，貫斗牛之精，是故洪源神岳，鬱蒸清淑，峻發靈英，烈士貞臣，河沛而壁立也。等而上之，又若開國宣命，忠文死義，靖難興師，正學伏節，土木之變，肅愍定功，忠文婺人，正學台人，肅愍亦杭人，而何浙之多仁也。豈惟山川之能哉，乃實國家德教涵濡之深，神化感奮之速，而然爾。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曰嵩之文，允惟文武之澤也。瞻雲漢者，企作人之德，歆俎豆者，懷非夫之懼，是能不肅肅于衷乎。凡我後人，毋斃前修。

增修浙江貢院記

夫自科目聿興，貢院攸建，而其制特異焉。何也。貢院乃賓興之地，賢能之所出，大典之所關也。是故規模欲其宏，品式欲其密，宏以重典，密以樹防，斯其稱矣。先是浙江貢院，經始猶略，苟完是務，北障於河，東西亦皆河之經流，阻三面而闕之，厥基未闢，而病其隘焉。東西文場，號舍三千餘楹，櫛北鱗，湊間不能以寸。

獨無屬耳者乎。謄錄對讀二所。皆不越數椽。官生盈六百餘人。局促無所容。苟簡之弊萌矣。典試學官九十餘員。清處羣居。曰無翹翹之習。固不能也。且前惟至公堂。而後無別署。凡公會言詞易鬻。威儀可選。禮法之場可乎哉。規模品式。咸有弗稱。每臨大比。輒議改作。或時詘未能。或期速不逮。是故禮典未融。物情久鬱。嘉靖壬寅冬。巡按御史雲川舒汀。攬轡式臨。釐正百度。尤崇化本。視諸貢院。慨然曰。選賢與能。務有先於此者乎。徒執因循。直安簡陋。則豈可。既謀于巡鹽御史小江陳策。厥志僉諧。遂檄所司。以從事。布政司布政使歐陽必進。婁志德。均惟大典是重。衆議咸集。量河之形。可築則築。可徙則徙。截然以取齊焉。又相民居旁麗。所樂售者。厚其值而更易之。東西並衍數餘丈。以豐厥基。由是增置謄錄對讀屋舍。不啻倍之。由是囑至公堂後。增創協忠堂。由是協忠堂之左。特揭監臨察院。右爲受卷彌封二所。以便督察。後乃駢列五所。分居典試者。約員授館。析經注局。計日責效。而監臨在前。表儀照焉。由是兩文場號舍。陳東西之序。纒連彪分。疎密有章。別微弭變。各有攸當。堂構既拓。規模斯宏。防維不疎。品式自備。諸所鬻材。募匠悉藉諸羨餘而爲之。而百姓不干其勞也。美哉工乎。是不可以無記。而授簡於龍。深惟王制三年一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與賢者能者。以禮賓之。科目未之前聞也。已而賢良選濫。中正弊滋。科目昌矣。茂材異等名德碩勳。直言敢諫之士。並由此升。得人之盛。甲於諸科。殆有賓興之遺意焉。君子乃曰。源縮而流競。文勝而質剋。猶若持以爲憂者。夫易浮以雅。變漓以澹。責實之效。挺則循名之短。屈忠信之意。不薄。則文行之用。日章。操得其本。故爾。其惟上焉。登明選公。以賢能求士。在下。執德抱藝。以賢能應。布之庶位。務忠

於天子行其所學。不敢負也。慎德守官。宣力盡瘁。而身乃國之有也。不敢私也。精白共勵乎一心。靖恭各修乎乃職。彬彬而爲三代之英焉。則科目旁羅。所拔眞才。貢院孔奐。匪侈美觀。始而士由科目以選。而其終也。科目藉士以重矣。又何憂之有。此固侍御與諸執事。皇皇之意也。不佞敢告多士。

湛塘記

新安王子德仁。官拜御史。奉天子明命。清理兩浙戎伍。先是家食時。構室一楹。而藏修焉。室左右水。潏爲塘。潢潦方集。乃混濁不辨牛馬。及其湛焉。則沈淖揚濇。淪汗停泚。冷泠然而清也。侍御乃名曰湛塘。而以自況焉。而將終身哉。侍御攬轡行縣。訪杖屨于山間。品評泉石。因而語諸湛塘。乃沈思而涵泳之。曰。淵乎微哉。水之爲物。或源也。或委也。而皆可以喻道焉。是故采滄浪之歌。與川上之嘆。樂浴沂之樂。博觀濶之趣。至聖大賢。咸有取於斯。乃若望洋者。或失則荒。合汙者。或失則愿。混泥者。或失則隨。則又不足道也。夫斯塘異致。汎與止之謂也。是故汎斯混。混斯淆。淆斯泥。泥斯濁。止斯淳。淳斯靜。靜斯明。明斯湛矣。人之心。潏焉而一掬。泓焉而半畝。汪汪焉而千頃。方哉塘也。欲之浸淫。毋亦水乎。一不息而濫觸焉。則淵淪波動。流橫瀾汗。但見其汶汶乎爾。混混乎爾。惟夫知道者。操無欲以貞夫一。澹乎虛。若鑑之瑩。坎乎不盈。不槩自平。是故淵凝而淪定。波宴而動恬。流沁而橫息。瀾紆而汗灑。夜氣以澄。天光靜發。萬象悉照。洪纖靡遺。湛體寂如也。冲如也。由是乎加之于有政。澄清之志。疏滌羣穢。激揚之節。作新庶民。潤澤之功。善利萬用。又何溥焉。侍御聞之喜。邑有谿。奠大江之上游。其色青青而若蘭也。其紋漣漣而若縠也。有湛之性哉。乃

汎舟中流。掖予而登焉。眺焉。揚瓢汲深。浮而共酌之。侍御曰。湛以洗心。澡德以澤人。誠有志焉。而不敢辭也。雖然。洞彼淵水。察見潛魚。君子之政。任察察務。皦皦者則能之。夫豈暇乎哉。

